

舉目

BEHOLD 舉目望天 / 舉目望田

我要真實的快樂

無可比擬的祝福

誰偷走了你的喜樂

孤獨中的安慰

沉默的痛

——北美華人教會英文事工的掙扎

那年，我們一起走過的路

第
82
期

主題文章

02 我要真實的快樂/王唯權

我們常對“快樂”和“喜樂”這兩個詞，做絕對的分割，甚至作聖俗的區分——“快樂”是屬世的，“喜樂”卻是屬上帝的；“快樂”是情緒，“喜樂”卻不是。這樣的理解，符合聖經的教導嗎？

06 無可比擬的祝福/陳宗清

一提到“享樂主義”，基督徒馬上會回應：不！這不是聖經的真理，因為主耶穌明白地告訴我們，要為祂背十字架，要為福音走一條受苦、犧牲的道路。但有人，竟主張基督徒“享樂主義”！

11 誰偷走了你的喜樂/范學德

1978年，我在國內上大學，也是這麼想的，覺得人不如早早死去。當時我讀尼采，讀薩特，讀叔本華……我終於得出結論：人生一點意義也沒有！活著就是等死！所以最好早早死去，解脫痛苦！

16 步步高/新心靈

一個處處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是很難有喜樂的。要想得到聖靈的果子，往往要在逆境中操練，也需要我們徹底改變以自我為中心。

20 靈魂的香檳/陳培德

有關喜樂的幾本經典書介。

透視篇

|時代廣場|

22 先知那鴻的故鄉抵擋伊斯蘭國的故事

/黃仁壽、賀宗寧

伊斯蘭國的人捆住我的雙手20天，要我放棄信仰，丟掉十字架。我回答，我至死也不會放棄我的信仰。

26 從明星自殺看抑鬱症的困境與出路/羅博學

抑鬱症只是“心情鬱悶”？還是“精神不正常”？

29 當公主的水晶世界破碎……/王秋婉

當我以為一切都歸於平靜，為重獲新生的家庭而喜樂的時候，爸爸用顫抖的聲音告訴我，哥哥又出了問題。

32 最深情的告白——在她的病痛中/慕容

主遭受苦難是替世人贖罪。可是我的苦難不單不能救他人，也不能贖自己的罪。我覺得這樣的受苦，是毫無意義和目的的！

34 離開父母？/沉靜

我當初因所謂的相貌、年齡、門當戶對等問題，被未來的婆家拒之門外。男友頂著巨大壓力與我交往。後來，他聽從父母，提出分手。

事奉篇

|牧者心|

37 孤獨中的安慰/小剛

華夏小組繼續在我們小小的公寓裡聚會。教會的長老責備我們這是分裂教會。我不知如何解釋，委屈得當場哭了起來。

40 意外的安慰/李永成

安息禮拜，是牧者對離世者的家人親友提供安慰和盼望的重要時刻。然而，在安息禮拜的講道，往往是牧者面對的最大挑戰；安息禮拜的講稿，往往是最難預備的講稿。



|校園與海歸|

44 憶安城查經班/楊文健

連續好幾個星期，開了門後只有我一個人出席，連我的太太都問我去幹什麼，我說查經班的鑰匙既然在我手中，我有責任去把門打開，其餘的都交給上帝了。

|教會論壇|

46 沉默的痛—北美華人教會英文事工的掙扎/董家驊

這些出走的，有很高的比例，是在教會長大的信二代（父母是基督徒的孩子）。他們從小跟著父母到華人教會聚會，參加兒童主日學、青少年團契、英文事工……

成長篇

|見證|

50 網絡遊戲是個“坑”/喜樂

理性上，我知道玩網遊不好，但不敢和弟兄姐妹分享，怕他們知道後，會讓他們跌倒。所以，每次與他們見面，我都害怕大家問“今天幹了些啥”之類的話；有時面對大家的追問，我只好選擇隱瞞。

52 那年，我們一起走過的路/潔

信主這麼多年，我還是無法放下孩子般地撒賴，問天父：“為什麼？”，“為什麼這麼愛主，事奉主的人會遇到這樣的事？”“為什麼這麼早要把她接去？”……

55 詩/請給我三天的曠野/雪川

不敢對祢多要，我的主啊！就請給我三天的曠野，用祢的目光，罩住我。

封三喜樂/愛德華滋、加爾文

舉目 BEHOLD

季刊 第 82 期 2017年5月 Issue 82 May 2017 Vol.17/NO.2

出版者 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電話 (310) 328-8200 傳真 (310) 328-8207

網址 www.oc.org電郵 editorial@oc.org (投稿) editorial@OCHWXY.org (中國)order@oc.org (索閱) order@OCHWXY.org (中國)

總幹事 華欣

主編 鄭期英

編輯 金鳳、馮偉

文字編輯 蔡越

美術編輯 HB

編輯助理 劉鳳、張妍婧

編輯顧問 蘇文峰、熊璩、范學德

特約編輯 談妮

BEHOLD

(USPS No.019975 · SSN#1536-2676) is published

Quarterly by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Tel: (310)328-8200 Fax: (310)328-8207

Periodicals postage is paid at Torrance California.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OCM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Director: Gary Hua Chief Editor: Joanna Su

•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真作者自負，

其立場不一定代表本刊。

•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圖片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 若需本刊索閱單，請複印本期第56頁。

的編
話者

保羅在《腓立比書》中勸導會眾說：“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喜樂，是主的命令。但是，到底喜樂的真正含義是什麼？人們常說，《我要真實的快樂》，喜樂和快樂真的截然不同嗎？《是誰偷走了你的喜樂？》

喜樂，凝聚在基督徒所經歷的許多美好關係中。就如《那年，我們一起走過的路》，喜樂在深深的想念裡；喜樂，也在女兒的病痛中，《在最深情的告白裡》；喜樂，更在婆媳關係的成長中，《離開父母》。

喜樂是靠主勝過罪、勝過軟弱，所結的果子；喜樂，更是服事主所結的果子。在面對年輕一代信徒的流失，而有的《沉默的痛》中；在服事查經班的堅持裡——《憶安城查經班》；在惡劣的環境下，面對伊斯蘭國的攻擊，仍舊持守信仰時《先知那鴻的故鄉抵擋伊斯蘭國的故事》；對於牧者來說，喜樂也許是《孤獨中的安慰》，是《意外的安慰》。

這些喜樂，都像是《靈魂的香檳》，它們是《無可比擬的祝福》，當我們嚐到這真正屬天的喜樂時，我們的內心會喜樂湧流。



我要真實的 快樂

文·王唯權



我們常對“快樂”和“喜樂”這兩個詞，做絕對的分割，甚至作聖俗的區分——“快樂”是屬世的，“喜樂”卻是屬上帝的；“快樂”是情緒，“喜樂”卻不是。這樣的理解，符合聖經的教導嗎？

也許，在面對眾多的教導及勵志的文章時，我們需要一點點的理性：如果快樂真如販賣機裡的紅茶一樣，隨手可得，我們就不需要這麼多的牧者及專家來指點迷津了。

我們也需要一點點的勇氣，在發現快樂不能輕而易舉獲得的同時，告訴自己：就算暫時不感覺快樂，其實也沒什麼關係。

劉曉亭牧師說：“‘常常喜樂’是基督徒都知道的聖經教導。不過，過度解讀‘喜樂’，卻也是基督徒常犯的錯。”（註1）

在教會中，我們常對“快樂”和“喜樂”這兩個詞，做絕對的分割，甚至作聖俗的區分——“快樂”是屬世的，“喜樂”卻是屬上帝的；“快樂”是情緒，“喜樂”卻不是。

這樣的理解，符合聖經的教導嗎？告訴他人，“喜樂不是情緒”，對他能否有切實的幫助？對此，福音派牧者約翰·派博（John Piper）在一次特會中說：

如果你心裡是這麼分類的：“喜樂是屬於基督徒的”，“快樂是屬於世界的”。那麼，你可以在讀聖經的時候廢棄這樣的區分。因為在聖經裡，快樂（happiness）、喜樂（joy）、知足（contentment）和滿足（satisfaction），是沒有分別的（註2）。

他這樣的觀點，在基督教信仰中有著優厚的歷史。在約拿單·愛德華茲（註3）、查爾斯·司布真（註4），及理查·巴克斯特（註5）等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的作品中，“快樂”和“喜樂”，常常被當作同義詞交替使用。

讀者也可參考藍迪·艾庫恩（Randy Alcorn, 1954-）於2015年針對此命題撰寫的著作，*Happiness*（註6）。

如果“快樂”和“喜樂”是一樣的，這表示，當我們談到聖經所教導的喜樂之時，不需要害怕或者刻意迴避喜樂和情緒的關係。

不過，在此需要澄清，在聖經裡，喜樂（或快樂）雖然“包括”情緒的成分，卻不“等於”情緒。因為在聖經裡，喜樂是大於個人情緒的概念（註7）。

儘管如此，筆者還是認為，強調喜樂的情緒本質，對我們有多方面的幫助（註8）：

幫助一、帶有情緒的喜樂，
能幫助更有效地溝通。

在筆者10多年的服事中，社會青年是主要的牧養群體之一。在接觸未信主的青年

時，除了詢問對方的工作是什麼，我也常常探問對方從事該行業的原因。

我發現，答覆不外是為了“生存”、“賺錢”、“買車、買房”，及“存錢討老婆”，這類人之常情的理由。筆者因此得出一個平凡卻重要的結論：原來，不管工作是什麼，“快樂”往往是人做事背後最根本的動機。

約翰·派博也是基於這個觀察，寫了《渴慕神》這本書，並展開了相關的事工（註9）。

如果喜樂是一種情緒的感受，那麼跟福音朋友聊天時，我們就可以勇敢地讓對方知道，聖經不僅針對他們的需要提供了許多的引導，耶穌更是他們終極的需要。

在經文方面，除了可以挑選有“喜樂”一詞的經文之外，我們也可以從帶有喜樂之意涵的經文切入。前者如“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16：11）後者則可以藉由“施比受更為有福”這樣的經文，傳達福音信息（《徒》20：35）。

幫助二、帶有情緒的喜樂， 能提供實際的幫助。

我們不僅需要概念上的喜樂，更需要經歷快樂。

理論上，憂傷的終結者是基督，沒有錯，但這也是因為一切的美善和喜樂都是從祂而來（《傳》2：26；《雅》1：17）。在牧養中，我們除了要思考如何在觀念上幫助弟兄姊妹調整及成長，在情緒上，我們也需要實際地幫助他們。

除了上帝的話語、聖靈的大能，及禱告之外，我們是否能夠藉助其他的資源及方式幫助他們？

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承認喜樂的情緒本質，讓我們有更多的空間，可以使用聖經以外的資源來幫助弟兄姊妹。這包括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如哲學、心理學和精神科學等。

說到這兒，部分讀者可能會起戒心，恐怕我的想法過於天真及開放。實際上，我的個人神學立場實屬保守，而且我也明白現在所謂的科學跟信仰之間的張力。

我所提倡的，並非效益主義、實用主義，或任何缺乏慎思明辨的應用方法。我只是在此鼓勵大家，要避免過於極端的封閉態度，導致錯失了一些的確實用，又不抵觸聖經原則的研究成果。如哈佛大學長達75年的“快樂”研究，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註10）。

幫助三、帶有情緒的喜樂， 提醒我們與主連結

當我們談到情緒的時候，除了快樂之外，我們也會想到憤怒、哀傷及恐懼……通常我們何時有這類負面的情緒？如果回想一下自己的經歷，不難發覺，這些情緒往往是被動的。譬如說，突然出現一隻瘋狗，往自己飛奔而來。

快樂的感覺也是如此。我們無法強迫快樂發生，也無法確定它能否來到。我們能做的，頂多是將自己置於一個較能感受到快樂的環境，或調整自己的心態，讓自己成爲一個更能感受到快樂的人。

這也是爲什麼，休閒娛樂對現代人來說，變得如此重要。因爲這些活動，已經成了我們取得快樂不可或缺的管道。這些都表明，情緒在本質上是被動的。

然而，我們是否真的沒有其他選擇？身爲上帝的子民，我們是否只能跟隨今世的風俗？答案是否定的。聖經對此有相當獨到的地方：

上帝是一切喜樂的源頭（《尼》12：43；《加》5：22）。祂的同在、話語及救恩，都是我們喜樂的緣由（《詩》16：11；《耶》15：16；《哈》3：18）。因著信，上帝會將諸般喜樂賜給我們（《羅》15：13）。

除此之外，信耶穌的人也會有聖靈及教會的幫

助，得著聖靈所賜的喜樂（《加》5：22；《帖前》1：6；《羅》14：17），以及弟兄姊妹的造就（《林後》1：24）。

甚至，在苦難中或痛苦的時候，信徒都有豐富的喜樂。因為耶穌已經勝過了世界（《約》16：33），在患難中祂親自安慰我們（《林後》1：3-4）；沒有任何事能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羅》8：35-39）。

而且，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我們凡事都能做（《腓》4：10-13）。同時，逼迫和苦難，還使我們得著在天上的產業和極重無比的榮耀（《太》5：11-12；《林後》4：17），並使我們的信心得著完全（《希》12：1-3；《雅》1：2-4）。

綜合上述的經文，我們看到，上帝的話語，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切實的幫助。除了在思想和心態上，給了我們許多引導之外，也供應了我們最能得著喜樂的環境：祂的話語、祂的教會，及祂的同在。

當然，這不代表我們只要讀了聖經、去了教會、做了禱告，我們就一定能經歷喜樂……不是的！

要結出聖靈的果子，在主內經歷真實、永久的喜樂，是沒有捷徑的。讀經、禱告、聚會，都是上帝“恩典之途徑”（means of grace），讓我們有機會經歷上帝的作為。

約拿單·愛德華茲認為：“當人使用這些恩典的途徑之時，他基本上就是在等候上帝及祂的恩典……就是日日在門口仰望，並於門框旁等候（參《箴》8：34）。”（註11）

這就是保羅所囑咐的要“靠主常常喜樂”（《腓》4：4）。這樣的喜樂，並非來自我們個人的努力，或環境的賦予。最真實、恆久的喜樂，來自於上帝，來自於我們對祂的倚靠，並與主基督時時的連結。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約》15：5）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03.29，<http://behold.oc.org/?p=29694>

限於篇幅，所有註解請上《舉目》官網查看。

作者為傳道人，在神學院進修。





無可比擬的祝福 —— 喜樂

文·陳宗清

一提到“享樂主義”，基督徒馬上會回應：不！這不是聖經的真理，因為主耶穌明白地告訴我們，要為祂背十字架，要為福音走一條受苦、犧牲的道路。但有人，竟主張基督徒“享樂主義”！

有位年紀老邁的高伯母，七七事變那一年，因一隻腳必須作截肢手術，躺在天津的醫院。但開刀過程中正值日軍轟炸，醫生和護士倉皇逃離，留下她一人獨自在手術台。這個意外，導致她事後的80年一直活在“神經劇烈疼痛”的折磨中。然而，她信靠上帝，在身體的煎熬中仍舊喜樂洋溢，綻放笑容。

在愁雲慘霧籠罩的時代，“喜樂”的確是珍貴稀罕的祝福，讓人不由自主地伸出雙臂去擁抱。20世紀的思想巨擘魯益師（C. S. Lewis），用《驚喜之旅》（*Surprised by Joy*）作他尋找真理自傳的題目，闡述他內心深處最強的渴望，乃是獲得難以名狀的喜樂。至終，喜樂成爲這位曠世奇才無價的獎賞。

魯益師對喜樂的探索

1933年，魯益師寫了《天路回程》（*Pilgrim*

Regress），用寓言勾勒出他探尋真理的曲折道路。1955年，他出版《驚喜之旅》，更詳盡地述說他追求造物主的心靈旅程。魯氏年輕時已經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他讀遍哲學人文的書籍，又歷經戰爭的洗禮，對人世的冷暖有深刻的體驗。他無法滿足於無神論的哲學預設，又對浪漫主義的情懷所能提供的心靈境界感到失望。原本不信的他，對於“是否有上帝”卻愈來愈感到好奇。

他坦承，在他靈魂深處總有一種渴望，而這種渴望無法用嚴謹的邏輯或哲學思辯去滿足，在音樂、藝術或文學的境界中，也尋不著答案。由於他曾經涉獵歐洲的神話故事，最終他直覺地以爲，他所企盼的“真實”，必需在“彼岸世界”才能充分體會。這種渴求驅迫他不斷地追尋。有一天，他終於明白，他所要的乃是從天而來的喜樂。這喜樂成爲他靈魂永恆的旋律，他內心獲得了安息與平靜，不再受攪擾。

對喜樂的追求，使魯氏的思緒孕育著無窮的活

力。在《榮耀的重量》(The Weight of Glory)中，他細膩剖析這種來自天上的“永恆喜樂”：“大部分現代人心中潛伏著一個觀念，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希望好好享受一番。這種想法委實不好；我要指出，這觀念其實是從康德和斯多亞學派溜進來的，與基督信仰毫無關係。

“老實說，如果我們想想福音書裡極其大方的賞賜應許，以及那些賞賜難以置信的美好本質，就會覺得，我們的主必定認為我們的渴望不是太強了，而是太弱了。我們是懵懵懂懂的受造者；主要賜予我們永恆的喜樂，我們卻只曉得沉迷於美酒、性慾、野心之中；就像一個無知的孩子，有人要帶他去海邊渡假，他卻寧可待在貧民窟裡玩泥巴，因為他無法想像那是什麼意思。我們太輕易被取悅了。”

他又在《夢幻巴士》(The Great Divorce)中寫道：“(地獄)所有的寂寞、憤怒、憎恨、嫉妒、慾癢等，如果捲成一種經驗，放在天平上，和天堂裡最小的小子所經驗最短暫的喜樂相較，就完全沒有份量，一點刻痕也看不出。”魯氏的一生不斷被由天而降的喜樂所震撼，這種喜樂也成為他日後創作的靈感，支配了他為基督信仰寫作的思路與風格。

舊約對喜樂的詮釋

喜樂的希伯來文(simchah, שמחה)在舊約聖經中出現88次，分佈在22卷書中，表達(宗教或節慶)高興的心情：超越、興奮、歡欣、歡笑、快樂、雀躍。這個字第一次出現在《創世記》31章27節：“你為甚麼暗暗地逃跑，偷著走，並不告訴我，叫我可以歡樂、唱歌、擊鼓、彈琴地送你回去？”如此看來，作者用simchah來描繪人間的歡樂，這是拉班盼望有的心情。

在《詩篇》中，NIV版本經常用joy一字來表達詩人的歡樂之情。

比特納(Fred Bittner)認為，喜樂在《詩

篇》中的用法有如下9方面的特色：1，喜樂不是可以勉強、營造或假裝出來的；2，喜樂與環境無關；3，只要感到安穩在上帝裡面，就有喜樂；4，生命有明確的方向，就能喜樂；5，活在上帝面前，就有喜樂；6，讚美上帝的時候就有喜樂；7，按照聖經的原則生活就有喜樂；8，讚美上帝所作成的事，就有喜樂；9，當我們因著呈現出基督的榮美，而被不敬虔的人逼迫時，就會有喜樂。

由此看來，希伯來人相信，有一種喜樂是從敬畏上帝而來，與環境無關。所羅門王曾擁有當時最高的權位，最富足的物質享受，每天與嬪妃美女懷抱而歡；然而，他卻感嘆道：“我心裡說：‘來吧，我以喜樂試試你，你好享福！’誰知，這也是虛空”(《傳》2:1)。

這些歷史的經驗促使猶太人尋求更高層次的喜樂。於是，亞薩對以色列人說：“你們當向上帝——我們的力量大聲歡呼，向雅各的上帝發聲歡樂！”(《詩》81:1)返鄉重建城牆的領袖尼希米，對他的同胞宣告說：“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尼》8:10)。

新約的喜樂神學

在新約中，喜樂的希臘文是chara, χαρά，出現了57次，分佈在18卷書中。這個希臘文也可翻成“愉悅”(cheerfulness)、“歡樂”(delight)、“高興”(gladness)。

主耶穌雖被稱為“憂患之子”，但是《詩篇》卻描寫：“上帝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詩》45:7)。我深信，基督的生命是被喜樂的油所包裹、浸透，以致在祂遭遇患難時，不被苦毒所侵擾。

在保羅13封書信中，《腓立比書》被公認是“喜樂”的書信，因為“喜樂”一詞在全卷出現了16次；中文和合譯本有4次譯為“歡歡喜喜”(參《腓》1:4)、“歡喜”(參《腓》1:18)、“歡歡樂樂”(參《腓》2:29)。在《腓立比

書》中，“喜樂”比另一個詞“福音”多了7次。

從這卷書中可以看出，保羅能喜樂，有5個秘訣：

1，從別人得到的喜樂：“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地祈求”（《腓》1：4），腓立比的信徒在福音事工上同心合意，成為保羅喜樂的理由；

2，從犧牲所產生的喜樂：“意思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腓》1：17-18），為主犧牲一定帶來喜樂；

3，從與他人分享所產生的喜樂：“……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你們也要照樣喜樂”（《腓》2：17-18），分享的喜樂是雙倍的喜樂；

4，從信靠所產生的喜樂：“你們要靠主喜樂……”（《腓》3：1），“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4：4），“我靠主大大的喜樂”（《腓》4：10），“靠主喜樂”能超越一切環境，是最寶貴的；

5，從祈禱所產生的喜樂，保羅體會到，“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腓》4：6-7），以致讓我們進入喜樂的心境。

保羅寫《腓立比書》時，雖然身系囹圄，年紀逐漸衰老，從人的角度而言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高興，然而他卻不時透露出漲溢在心中的喜樂。使徒彼得寫信給第一世紀的信徒時，描述這群為福音受苦的肢體，即使不能親眼看見基督，仍然“因信祂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前》1：8）。

因此，新約所論及的喜樂，基本上與信仰緊密相連。

喜樂與快樂的比較

英文的joy和happiness都是描述心情的字。一般中文將前者譯為“喜樂”，後者譯為“幸福”，

指一種狀態，或“快樂”，指一種情緒。

西方有些牧者和學者把這兩種心情作出區分，肯定前者，而質疑後者。例如，有位韋爾曼（Jack Wellman）牧師指出：“基督徒的目標不應當是快樂（happiness），因為聖經從來沒有應許信徒會得到快樂，而是得著喜樂（joy）；這兩者完全是兩回事。快樂是暫時的，所依據的是環境，喜樂卻是從上帝而來的，即使在試煉、苦難、試驗中，你還可能感到喜樂。喜樂是永遠的，而快樂則是漂浮的。”很明顯，這位牧者以為，基督徒的“喜樂”絕非是一種“快樂”。

20世紀初期，受人景仰的屬靈導師章伯斯（Oswald Chambers）曾在《聖經倫理》一書中指出：“快樂不是我們的標準，因為那是靠我而定，與神和祂的誠命完全無關。”然而，當代著名的改革宗神學家派博（John Piper）卻認為，把joy和happiness對立起來的講法，缺乏聖經根據。因為整本聖經中有100處以上把這兩個概念放在一起，並沒有任何區別。

針對以上的爭辯，我的看法如下：

第一，任何語言都需要在特殊的語境中去分析，這樣才能比較準確詮釋它的涵意。例如：對於joy和happiness，我們必須在英文的語境中去理解。很顯然，章伯斯對於happiness的解釋，和派博對此字的理解，是不盡相同的。

第二，章伯斯的神學強調：信徒有“受苦”的必要，而這種受苦的經歷是與一般人所講的“快樂”（happiness）對立。但主耶穌在第八福中講，“為義受逼迫的人”應當歡喜快樂，章伯斯一定不會反對這個教導。

第三，仔細研究聖經中關於“喜樂”的記載，可以看出，“喜樂”並非是沒有感覺的一種心境，而是帶著很豐富的情感；不過，在聖靈中的喜樂必是超越“身體感覺”的，否則，被疾病所折騰的信徒就不會有喜樂。

喜樂成為信徒生活中最重要的標誌，因為保羅指出：“上帝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

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14：17）。聖詩作者康哲曼（Brian Konzelman）寫了一首膾炙人口的詩歌《喜樂如旌旗》，歌詞描述信徒之所以喜樂，原因是“城堡的君王在那裡居住”。所以，保羅吩咐帖撒羅尼迦的信徒說：“要常常喜樂”（《帖前》5：16）！他是以命令的語氣要他們如此行，因為我們沒有理由不喜樂——宇宙的主宰就住在我們裡面。

歷代聖徒的沉思

喜樂是聖經所看重的主題。保羅列舉聖靈果實的特色，喜樂位居第二。雖然保羅為福音的緣故倍嚐艱辛，受盡苦楚，可是他的書信卻不時流露出喜樂的心境。

所羅門王觀察人生，說：“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上帝的恩賜。”“上帝賜人資財豐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勞碌中喜樂，這乃是上帝的恩賜。”（《傳》3：12-13、5：19）我們所敬拜的上帝是自有永有、自足自樂

的上帝，祂也喜歡讓我們享受各種樂趣。

第四世紀的神學泰斗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一生經歷不少坎坷與磨難，然而他卻宣稱：“基督徒應該從頭到腳都在哈利路亞。”中世紀的思想巨人阿奎那（Thomas Aquinas）說：“人活著不能沒有喜樂。因此，一個人若沒有靈裡真實的喜樂，就會沉迷於世俗的歡樂。”改教領袖加爾文（John Calvin）雖然經常處理繁瑣而理性的神學議題，但他卻強調：“這世上沒有一根草、一個顏色，不是為了讓我們喜樂而造。”

大音樂家海頓（Joseph Haydn）所作的教會音樂洋溢著喜樂、雀躍的音符。他這樣見證：“當我想到神的時候，音符彷彿在跳舞，從我的筆奔騰而出。神既賜給我一顆歡喜的心，相信祂不會介意我用歡喜的心來事奉祂。”

20世紀初期傑出的古生物學家又是敬虔愛人的神學家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指出：“喜樂是神同在的不朽記號。”同一時期著作等身的英國大文豪賈斯特頓（G.K. Chesterton），曾經這樣說：“現代哲學家一次又一次告訴我，我所在的地方是對的，而我儘管默



認，卻仍感沮喪。但後來我聽到有人說，我所在的地方是錯的，而我的心靈卻喜樂高歌，好像春天的小鳥。”他原是人文學者，自以為是；以後認識上帝，知道自己有錯，而他所以能喜樂，完全是因為認識了上帝。

在納粹集中營飽受凌辱和患難的彭柯麗（Corrie ten Boom），作見證說：“當我們沒有力量，作不成一件事時，我們就能到耶穌那裡，踏進祂的能力中，那是何等大的喜樂！”終其一生在印度服務窮人與病患的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寫道：“喜樂的心是被愛點燃之心的正常狀態。存著喜樂去給予的人，所給的最為豐富。”出生不久就因患病而又聾又瞎又啞的海倫凱勒（Helen Keller），留下這樣的話：“在忘我之中會有喜樂。因此，我試著讓我的陽光在別人眼中顯明；讓我的交響曲在別人耳中奏響；讓我的快樂在別人嘴上化成微笑。”

基督教享樂主義的精神

在此要談談“基督教享樂主義”（Christian Hedonism）。

一提到“享樂主義”，基督徒馬上會回應：不！這不是聖經的真理，因為主耶穌明白地告訴我們，要為祂背十字架，要為福音走一條受苦、犧牲的道路。所以，享樂主義與基督的信仰是相悖的，是無法相容並蓄的。然而，派博卻提出全然不同的理解，他主張可以有“基督教享樂主義”，那是以上帝為中心的境界，在高舉上帝、榮耀上帝的過程中，享受全然的滿足與歡樂。

派博寫了一本小書，《喜樂的艱鉅任務：神得榮耀、心得滿足》（*The Dangerous Duty of Delight: The Glorified God and the Satisfied Soul*）。他強調：“基督教享樂主義的目的，是要顯明我們可以藉永遠享受神來榮耀祂。基督教享樂主義的本質為：當我們在神裡面非常滿足時，神最

能在我們裡面得到榮耀。”

我們受造的目的，是為要不斷擴大我們在上帝裡面的喜樂。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以為：“受造者的幸福在於，在神裡面歡喜快樂，而神也因此得著高舉與尊榮。”在上帝裡面追求喜樂，是我們順服的記號。真正為福音受患難的聖徒，不會是愁眉苦臉的，反倒是喜樂滿懷；誠如雅各所言：“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雅》1:2）。

總結：30年前，我在達拉斯神學院讀書時，每天都要參加學校的崇拜聚會。那時司韞道牧師（Chuck Swindoll）經常受邀來當講員。他最愛講笑話，面露笑容，妙語如珠，總是讓滿場笑聲連連。他的形象與華人素來所景仰的牧者差異頗大，然而他卻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牧師之一。

他的講道廣播節目《生活之光》（*Insight for Living*），以解經式的講道讓人飽得上帝話語的餵養，叫人的靈魂甦醒，每天在全世界影響數千萬信徒，這節目至今已有40年。不僅如此，他著作等身，勤奮筆耕，從未歇息。

司韞道實在懂得把聖經喜樂的精神應用在事奉和生活中。他擔任達拉斯神學院的院長為時7年，留下令人敬佩的榜樣。他寫過一本書《再次歡笑》（*Laugh Again*），可以說是當今把從上帝而來的喜樂化為屬靈能力的最佳著作。

當逆境來臨時，喜樂無疑是信徒最有力的見證。我們的上帝從來不會被艱難與黑暗的環境困住，祂會使我們在夜間歌唱，猶如哈巴谷先知的經歷：“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上帝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哈》3:17-19）。



作者為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

1978年，我在國內上大學，也是這麼想的，覺得人不如早早死去。我讀尼采，讀薩特，讀叔本華……我終於得出結論：人生一點意義也沒有！活著就是等死！所以最好早早死去，解脫痛苦！

據說中國人特別具有憂患意識。中國有句格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再加上一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還有人修改一下，變得更慘了，“人有遠慮，常懷近憂”。忘記是誰開那個玩笑了：“再過4721天就高考了！這日子還咋過啊！”4721天，10多年呢！這種擔驚受怕法，能不活成苦瓜臉嗎？

一個典型就是林黛玉林妹妹了。她對日子的描述是：“一年365天，風刀霜劍嚴相逼。”沒一天好日子！連杏花、桃花落了，她都悲悲切切，拎著個小花籃（我估計大土筐她提不動），去葬花。這事兒要是給劉姥姥看見了，肯定嘟囔：“這是閒的！沒累著，沒餓過，你吃的是山珍海

誰偷走了 你的喜樂？

文·范學德

味，穿的是綾羅綢緞，住的是部長級的小院，還有一個個丫鬟伺候。寶玉那個傻小子又成天哄你。你還是不開心！有毛病啊！”

沒錯，我讀《紅樓夢》後有一個重大發現，就是黛玉這丫頭不知感恩！不懂得感恩，還能把日子過好了？

人如果不知感恩，特別是不知道感謝上帝，不知道自己不過是一個要飯的、窮光蛋、病入膏肓、無家可歸，總之，如果沒有實實在在地承認自己不過是一個罪人、根本不配得到上帝的任何恩典，人就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感恩的人，不可能喜樂。

某些基督徒更慘。鍾馬田在《靈性低潮》這部名著中說：“基督徒往往給人長期憂鬱、不自由、不快樂的印象。毫無疑問，這就是許多人不再對基督信仰感興趣的主要原因。”所以，千萬不要老是把十字架掛在臉上。正如一位聖徒所說，當我們最以上帝為滿足的時候，就是我們最榮耀上帝的時刻。

猶太的拉比則發出如下警告：“在審判的日子，上帝會因為我們忽略祂供應給我們的喜樂，而跟我們算賬。”

自天而降，心靈深處

什麼是喜樂？喜樂（Joy），與快樂有別。在聖經中，沒有對“喜樂”這個關鍵詞，做出明確的界定。不過我們以常識可知，喜樂不是享樂，不是樂趣，不是性格開朗，也不是無憂無慮。喜樂是心中之樂，《韋氏字典》這樣定義喜樂：“因達至真美善或者期待真美善而產生的愉悅、興奮的感受，喜悅、狂喜、雀躍之情。”

2016年的最後一天，我一邊散步一邊想，喜樂到底是什麼？想著想著，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3章那段著名的愛的妙道來到我心中，“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緊接著又想到，喜樂是主與我同在。祂賜下恩典，又成為我隨時的幫助。

喜樂是不自私、不嫉妒、不比較、不抱怨、不爭競、不亂發脾氣。喜樂是不把苦毒埋在心底，不把敵人背在身上，不驕傲，也不自卑。喜樂是凡事信靠、凡事祈禱、凡事感恩、凡事讚美。喜樂是以馬內利！

喜樂是從上面來的，是自天而降，落在了人心靈的最深處，不受外在世界的影響。如果靠外界，那麼，人不會有喜樂，最多有快樂。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你可以用任何字眼來形容這個世界的歷史，一切能夠進入你亂七八糟的想像的東西都可以應用，唯獨不能用‘理性’來形容。”

套用他的話，你可以用任何字眼來形容人生，但唯獨不能用“喜樂”來形容。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減去一二，還有七八，“勞苦愁煩”這4個字，正是人生的絕妙寫照。

最可憐的是，哪怕你心甘情願地忍受這許多的不如意，生命仍然短暫得可怕，“轉眼成空”、“如飛而逝”。你清清楚楚地知道這一點，並且一步一步地走向這個終點，絕無逃脫的可能。面對如此淒慘的命運，人怎麼能快樂？喜樂又從何談起？

然而聖經居然命令我們基督徒要喜樂。保羅在《腓立比書》中，堅定地說：“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4：4）《腓立比書》被譽為“喜樂書簡”，它的關鍵詞就是：“喜樂”。

僅僅是保羅這麼說嗎？10多年前，我讀《約翰福音》，突然看到耶穌說了這樣一句話：“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約》15：9、11）

啊，耶穌留給我們的重大遺產之一竟然是喜樂！祂的臨終遺言居然是叫祂的喜樂存在我們心裡，並叫我們的喜樂可以滿足。我看錯了嗎？看了這麼多遍的福音書，怎麼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會是耶穌的一時口誤吧？

緊接著，第16章，耶穌又對門徒說：“我實

實在地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樂了；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約》16：20、22）

“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麼，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約》16：24）

再下一章，第17章，耶穌向天父禱告時又說：“現在我往你那裡去，我還在世上說這話，是叫他們心裡充滿我的喜樂。”（《約》17：13）

主耶穌在為上帝的兒女所做的最後祈禱中說：“父啊，我在哪裡，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哪裡，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約》17：24）就是說，主耶穌在哪裡，祂所賜的愛、平安和喜樂就在哪裡。因為屬於祂的人，必享受祂賜下的愛、平安和喜樂。

苦海無邊，回頭無岸

世俗無喜樂，但有快樂。古人有3大開心事：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他鄉遇故知。現在聽上去很過時，但其實縱然時代不同，新鮮事花樣百出，可還是逃不出那4個字：錢、權、名、色，或者福、壽、利、祿。

世俗的價值觀，骨子裡就是這幾個字。在拒絕上帝的世界中，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只有這幾樣是實在的。雖然最後人也是撒手而去，兩手空空，但畢竟你雙手曾攥住了幾樣東西！

我在美國的慕迪聖經學院讀研究生的時候，絕對不是好學生。老師講的東西，這麼多年過後，幾乎都照單返還了。然而有一個牧師的講道，我記住了一段：你想快樂一天，你做什麼呢？釣魚！一週呢？度假！一月呢？度蜜月！一年呢？中六合彩！要是一輩子呢？那就早早死去！



1978年，我在國內上大學，也是這麼想的，覺得人不如早早死去。當時對毛的信仰破滅了，我讀尼采，讀薩特，讀叔本華，讀弗洛伊德。在無神論、唯物主義大背景之下，幾年苦讀後，我終於得出結論：人生一點意義也沒有！活著就是等死！所以最好早早死去，解脫痛苦！

因為，人一出生，就已經被判死刑，只是沒有立刻執行而已。人現在的狀態，是死緩。能緩多久？不知道！什麼時候執行？也不知道！所知道的是，緩不了多久，肯定會執行，隨時可能執行。

苦海無邊，更兼回頭無岸！

不錯，你可以去追求錢、權、名、色，或者福、壽、利、祿，但那又怎麼樣呢？你追求並得到時，能獲得短暫的快樂。緊隨其後，你卻陷入了更大的饑渴和焦慮之中，陷入更大的不滿足之中。無論你得到的東西多麼多，總是不夠多。你掉進坑裡去了，並且這個坑是一一無底洞！

人是有靈的。這靈的需求如果不能得到滿足，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喜樂。而這個世界注定滿足不了人之靈。

喜樂之源、之根、之本

唯有耶穌，才能滿足人對喜樂的渴望。祂也把祂的喜樂留給了人。

什麼是耶穌的喜樂？說到底，就是“以上帝為樂”，或者說“以天父為樂”。天父是耶穌喜樂的對象與源泉。

愛德華茲說得好：“人類真正的幸福在於以上帝為樂。但靠著人的天然生命，他不可能以上帝為樂。所以，人必須重生。”只有在基督裡重生的人，才能嚐到來自上天的喜樂。

“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尼》8：10）。“要以耶和華為樂”（《詩》37：4）。“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上帝喜樂。”（《哈》3：18）。

對於這一點，奧古斯丁進一步闡釋：“以上帝

為樂是我們的責任和權利。”

基督徒要得到耶穌賜給的喜樂，就當聚焦於上帝，聚焦於上帝的恩典與榮耀。喜樂是上帝的賞賜，是祂每一天賜給的恩典。最根本的恩典就是，祂不僅創造了你，還救贖了你，視你為祂最疼愛的孩子。

將近2000年前，在約旦河發生了這一幕：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裡上來。天忽然為祂開了，祂就看見上帝的靈仿佛鴿子降下，落在祂身上。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太》3：16-17）

這就是耶穌的喜樂，這就是祂喜樂的泉源：祂深知自己是天父的愛子，即使在十字架上被天父離棄的時候，祂也知道自己被天父深深地愛著。

基督徒也當知道，在我來到這個世界之前，上帝就已經愛了我，並且，這愛將持續到永永遠遠。無論發生了什麼，都不能使我與主的愛隔絕，因為上帝親口答應我：“我以永遠的愛愛你。”（《耶》31：3）

這樣的愛，正是喜樂之源、之根、之本。

以馬內利，翻譯成中文就是，主與你同在。主啊，你與我同在，這就是我的喜樂，是誰也無法奪去的喜樂，是在永恆中的喜樂。即使在我最悲傷的時候，我也要像大衛一樣祈禱：主啊，“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詩》51：12）。即使在我最痛苦的日子，我也要跟著耶穌一起祈禱：“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可》14：36）因為，你的旨意行到哪裡，哪裡就有喜樂。

渴慕之情，即為愉悅

正如聖徒所說，渴慕之情，本身就是愉悅（喜樂）的。對上帝的渴慕之情，也恰如伯爾納所說：“耶穌，只要一想到你，我的心就充滿了甘甜。”是的，對耶穌的思念本身，就是甜蜜的。人心所有的喜樂，都匯集於這最寶貴的名字——耶穌基督。

愛主，渴慕見到主的面，就必以上帝的話為樂。

詩人歌唱說，主啊，“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119：103、105）

大衛詩云：“唯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詩》1：2-3）

因此，我們要點燃起心中對上帝、對上帝的話語的渴慕，獲得更多的來自上天的喜樂。

從另一個角度說：喜樂就是擺脫罪的束縛。罪使人渴慕不正當的事物，罪扭曲了我們對上帝的追求。簡言之，罪就是以黑暗為樂。

當你自私自利的時候，你如何能喜樂？當你妒火中燒，心如何能安寧？當你不斷地與他人攀比，你如何能夠滿足？和人競爭、亂發脾氣、不肯饒恕、抱怨、苦毒、驕傲、自卑、只靠自己，拒絕依靠上帝等等，這哪一副不是毒害心靈的毒藥？不斷地服下這些毒藥，就是慢性自殺，怎麼可能有喜樂？

罪，偷走了我們的喜樂。拒絕罪，就是擁抱喜樂。

飽得慈愛，一生歡呼

魯益師說，一個風景，你可以只看到風景，也可以順著風景，看到從上天射下來的光。這就是選擇。

如果生活是一場賭博，這一邊是愁苦，那一邊是喜樂，你選擇什麼？你把寶押在哪一邊？

主啊，“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詩》90：14）。“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16：11）。“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詩》118：24）。這就是基督徒的選擇。

奧古斯丁如此禱告：“我們受命去做我們做不到的，而且是必須實行出來的。主啊，賜給我恩典，使我可以遵行你的命令；請命令我去遵行你的旨意。當你的命令獲得遵行，我們就從你那裡獲得了遵行你的命令的能力。”喜樂也是如此。

尼布林則這樣禱告：“主啊，賜給我力量，改變我能夠改變的；賜我忍耐，承受我無法改變的；並賜給我智慧，讓我知道這兩者之間的區別。”

這樣，當我們不開心的時候，我們就會像大衛一樣問自己：“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問後，我們祈禱，我們仰望，我們讚美，我們像大衛一樣相信：“應當仰望上帝，因祂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祂。”（《詩》42：5）

這就是上帝命令我們做的選擇：“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5：16-18）

作者原為馬列哲學講師，現住美國伊利諾州，自由傳道。

步步高

文·新心靈

一個處處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是很難有喜樂的。要想得到聖靈的果子，往往要在逆境中操練，也需要我們徹底改變以自我為中心。

我們都很熟悉這段經文：“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加》5：22）“喜樂”是基督徒的生命特質，是聖靈所結的果子。主耶穌命令門徒要喜樂，可是為什麼，我們的生命中常常沒有喜樂呢？為什麼信主很久了，仍不常有上帝同在的喜樂呢？

我想以我個人的成長經歷、我的生命中的碰撞，回答這問題。

一、人生就是要追求快樂

從記事起，我就是杞人憂天的人。从小到大，擔憂不斷。從考試成績，到下鄉插隊，以及後來出國學習、找工作等等，許多的困難和挫折使得我思前想後，憂心忡忡。

正因如此，我特別願意做高興的事，特別喜歡快樂的事。我形成了“人生就是要追求快樂”的人生觀。我堅定地認為，我要奮鬥！要在職場上成功！要在社會上出人頭地！我還要有“妻賢子孝”的家庭！因為只有這一切，可以給我帶來最大的快樂和滿足。

二、第一堂課：初信的喜樂

當我認罪悔改、歸向主耶穌的時候，我心裡油然而出現一種“更好”的感覺。我特別喜歡到教會聽牧師講道，喜歡參加團契查經。那種感覺，和以前的快樂感不太一樣。牧師告訴我，那就是“喜樂”。他特地給我讀了《羅馬書》5章2節：“我們又藉著祂，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上帝的榮耀。”

初信的喜樂，使得我熱心參加教會的各項活動。在屬靈前輩的帶領下，我不斷地聚會、讀經、禱告，不斷地與弟兄姊妹交通。我真想說一句彼得說過的話：“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太》17：4）

這就是我剛信主的時候，聖靈教我的第一堂喜樂之課。

三、第二堂課：患難中也歡喜

聖靈教給我的第二堂課，就不是我所希望的了——祂讓我學習在困境中喜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羅》5：3）

這可不是容易學的。我雖然信主受洗了，但我多年的價值觀、人生觀，並未得到多大改變。相反的，我又為追求快樂加上了一層“屬靈”光環——我們要喜樂，不是嗎？我們只要聽上帝的話，事業和家庭都會得到上帝的祝福，將來更可以上天堂，那是何等的喜樂！因此，我禱告的時候，求的最多的，就是上帝為我消除一切困難。

然而問題來了，參與事奉並未給我帶來一帆風順。和周圍的人相比，我遇到的困難反而更多。作為大學教授，我要同時進行教學和科研，壓力很大。我每週要工作50-60小時，加上教會的事工，真有些疲憊，力不從心。有時回到家，就對家人發脾氣，搞得全家不高興。

我有些糾結了：保羅不是勉勵我們“喜樂”

嗎？為什麼我信了主，卻常常不喜樂呢？

四、錯把快樂當喜樂了

在讀經和禱告中，我不斷地思考。我發現，我根本沒有搞懂什麼是“喜樂”，也不太明白喜樂何來。我以為聖經中所講的“喜樂”，就是我們生活中的“快樂”，是追求來的。而且，我不知道如何得到喜樂。我認為只要向上帝求，就可以隨求隨得，就像和父母要禮物那樣。

“快樂”和“喜樂”是不同的。“快樂”可以源於外在之事，或者感官的刺激，比如看了一場好電影，吃一頓海鮮大餐，外出旅遊等等。“喜樂”則源自內心深處，與個人的內在有直接關聯。“快樂”往往是短暫的，而“喜樂”是長久的。“喜樂”與環境的關係不大，而“快樂”則不同。

於是我明白了：我錯把快樂當喜樂了。

讀經中，我驚訝地發現：喜樂不是天生就有的！在整卷聖經中，有173處講到“喜樂”，幾乎每次都和我們的天父連在一起，和主耶穌連在一起。很清楚，喜樂是上帝的祝福，“喜樂”出自我們的天父上帝！

我喜歡《加拉太書》5章22節：“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很清楚，喜樂是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說，當我們相信主耶穌後，聖靈就在我們心裡扎了根，進而發芽、結果。其中一個果子，就是喜樂。

顯然，若沒有聖靈的扎根、開花，就不會有聖靈的果子。因此，喜樂是上帝賜給我們的寶貴禮物。世上的一切都不可能給我們帶來喜樂，喜樂只從上帝而來。

我按照《啟示錄》3章20節，在主面前禱告，求祂的聖靈進到我的心裡來。很奇妙，當我做了這樣的禱告後，心裡有一種釋放，是一種脫胎換骨的釋放。我告訴妻子：我真的有喜樂了！

我改變了。我父親重病住院的時候，我在父親的醫治方案上，和姐姐發生了衝突。我沒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氣，和她爭吵得很激烈。她也對我說了難聽的話。我們鬧得不可開交，讓我年邁的母親很難過。

事後，我自己一個人跪下禱告，讓自己平靜下來。禱告後放聲痛哭。就在這個時候，我感到自己像一個犯了錯的小孩子來到父親面前，我感到主耶穌在撫摸我的心，我可以在祂懷裡大哭一場……

我剛硬的心一下子軟了下來。我到母親和姐姐面前，向她們認錯、道歉。我們重歸於好，而且那份親情超越了以前。我那時的喜樂，真的像源泉湧出。我知道聖靈已經在我心中結出了喜樂的果實。

五、那不可缺少的一環

徹底改變我的價值觀的，是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讓我真正明白了喜樂的本質和源頭。

以前唱過一首歌，叫《跟著感覺走》。我在屬靈的道路上，也曾經跟著感覺走。然而跟著感覺走，是很靠不住的。因為困難、挫折時伴隨著我們，每個人生老病死一條也不缺。我們會憂傷、難過，會有“崩潰”的感覺，也會像約伯那樣，悲怒交集。要是遇到人生的難關，上帝又未垂聽我們的禱告，我們還能覺得喜樂嗎？

在我困惑的時候，聖靈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帶到主耶穌的十字架前，讓我反覆思考祂十字架的大愛。祂是那榮耀的主，但祂甘願道成肉身，來到世間，為我們傳講天國的道理，更是為了我們這些不配的人死在十架上。祂沒有一絲一毫的自私自利，沒有一點點的功利，更沒有為了到世間追求自己的榮耀而去找“感覺”……

我禁不住流淚，主啊，我實在太渺小了，太功利了！你講過，“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6：33）。而我的所求所想，都是從自我角度出發，為自己的利益

而求。主啊，我和你差得實在太遠了！

我立下心志：主啊，你既為我死，我要為你活。個人的事情都是小事，我要先求你的國和你的義。我願意把我的生命交託給你，為你所用。

我的價值觀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反轉！我心裡的喜樂一天比一天增多，而且就像保羅講的，在困境和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我明白了，一個處處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是很難有喜樂的。要想得到聖靈的果子，往往要在逆境中操練，這也需要我們徹底改變以自我為中心。就是說，遇到問題不要總是“主啊，求你給我什麼什麼”，而是要以基督為中心，“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要時時思考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時時思想《羅馬書》5章3-8節的話語，樹立起“你為我死，我為你活”的價值觀。這是喜樂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六、操練在“死蔭幽谷”

我一生有不少困境和低谷，然而10年前我經歷的，才是真正的“死蔭的幽谷”。我得了慢性粒細胞白血病（CML），而且已經進入“加速期”。

那年我和妻子在國外短宣，有一段時間感到身體疲乏，四肢無力。走一段不太陡的路，都氣喘吁吁。而且咳嗽不止，吃什麼止咳藥，都不管用。

我在北京的一個小診所，做了個很普通的血像檢查，卻發現白血球竟高達26萬（正常人的白血球大約在5000到10000之間）。我妻子是檢驗技師，對血液檢查非常熟悉。她開始還不相信，但當診所的檢驗員請她親自觀看顯微鏡下的細胞形態時，她無語了，出來後就對我說：“看來是真的了。”

她說話時顯得很平靜，但我可以感覺得出她所受的那種突如其來的衝擊。她在努力地克制自己，是為了解我。

我當時頭腦也懵了一下。我怎麼會攤上這樣的病！怎麼是我！但是更加奇妙的事發生了，我很快



就平靜下來了。回家的路上，我和妻子的談話非常平靜，好像在談一件與我無關的事情。這種感覺，連我自己都很驚訝：我以前不是這樣的人啊！

我做好了放療、化療、骨髓移植之類的準備。也許要脫一層皮，但是我真的很平安。一位弟兄說，化療和放療可能讓你掉頭髮的。我調侃：“不會的！我已經謝頂了！”還有人說，你會瘦許多的。我回答說，我血糖、血脂高，正好減肥了。

隨後發生的事更加奇妙。我所想像的“痛苦醫療”都未發生——回到美國，醫生告訴我，剛好有一種特效藥，不久前剛開始使用，可以長期控制我的病情。這是一種“靶標”型的化療藥，對人體正常細胞傷害不大，我可以正常生活、工作。

這種藥，一吃就是10年。

這10年中，我沒有中斷在大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沒有中斷在教會和團契的事奉，更沒中斷我在宣教工場上的事奉。這段時間的生活品質，是我有生以來最高的！每天早晨起來，看到藍藍的天，聽到小鳥歡快的叫聲，我都發出讚歎：主啊，你真偉大！

有人問我，到底是什麼原因，你病中有平安、喜樂？我心裡很明白，這是多年的屬靈操練的結果。喜樂已經深深在我心裡了。主耶穌的十字架，給了我新生命的價值觀。我連死亡都不懼怕了，還怕什麼呢？

結語

我獲得喜樂生命的過程，就是屬靈品格的塑造過程。上帝操練我們，讓我們的屬靈品格“步步高”，真是有祂的美意！

我不知不覺地改變了。我不只一次聽到弟兄姊妹說：“哎呀，你和以前不一樣了，你的臉發光了！”

是啊，當我們漸漸有了基督長成的身量，我們的臉會發光的！我們的喜樂也會像活水流淌出來的！

作者來自北京，原為大學教授，現為OC特約同工。

小啓事

《舉目》81期《“地主”都溫柔》一文，頁13（八福轉化的結構圖）是出自：費樂仁（Lauren Pfister），“全人修身的再思：以轉化模式重新理解儒耶對話”，《儒教研究》，總第一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1：367。

《靈魂的香檳》

——喜樂主題書介

文·陳培德

“喜樂”是使徒保羅講論聖靈所結果子之一，卻是最被華人信徒忽略和誤解的操練。

《信徒快樂秘訣》

筆者翻開36年前香港出版的《聯合圖書目錄1981》，在信徒生活類圖書中只能找到一本相關書籍，書名是《信徒快樂秘訣》。此書英文原名*The Christian's Secret of a Happy Life*，初版於1870年，作者是史哈拿女士（Hannah Whitall Smith, 1832-1911）。

她從美返英定居，在英美教會間活躍參與，協助兩地推動高等生活運戶和聖潔運動。她也是英國每年一度的開西特會（Keswick Convention）創辦人之一，曾幫助許多神僕成爲上帝重用的器皿；而此特會更是20世紀全球教會靈性及佈道復興的重要推手。

史哈拿以自身的經歷解釋信徒如何憑信心進入喜樂的生活，操練靈命，秘訣是蒙召。全書分爲三部分：一是信徒生活的特性；二是信徒生活的難處；三是信徒生活的果效。

教會中常見有關喜樂的書籍，除聖靈九果的釋義和演繹外，多是較具功能性的，如事奉得喜樂、成長喜樂，甚至是做女人的喜樂。筆者手邊便有前海外基督使團宣教士Kenneth N. Taylor的著作*The Joy of Growing*（1990；初版於1985年，原書名爲*How to Grow: First Steps for New Christians*），以及暢銷書《我嫁給你》（*I Married You*）的作者Ingrid Tobrisch的著作*The Joy of Being a Woman*（1977）。



華人教會兩本經典著作

華人教會在20年前才有點突破，先後出現了兩本頗有份量的著作。唐佑之牧師繼他的重要著作《苦難神學》（1991年）後，於1996年他又完成了另一本經典著作——《悅樂神學：從荒原到美地》。《悅樂神學》全書分兩部分，分別從聖經神學出發，以經義論悅樂，繼而進深用神學論悅樂。

另一位學者鄭炳釗博士則在1999年出版他的“豐盛生命系列”五部曲之第一冊：《從聖經看如何活得更快樂》，以不同經文來討論信徒快樂或不快樂的種種問題，幫助讀者改變及成長。

此外，侯士庭（James M. Houston）在他的精彩著作《喜樂流放者——後現代的門徒生活》（*Joyful Exiles: Life in Christ on the Dangerous Edge of Things*, 2006）一書中，為有異象生命敞開的基督門徒，提出了深度指引，叫他們在生命行旅中，敢於喜樂地活出公共信仰，在撕裂世代邊沿處，踐行愛的真理。

《靈魂的香檳——喜樂操練九十天》

本文特別推介2008年才出版的中譯本好書《靈魂的香檳——喜樂操練九十天》（*Champagne for the Soul*）。英文原著出版於2003年。此書作者梅麥克（Mike Mason）是位受歡迎的暢銷書作家。

他的作品《比翼雙飛》（*The Mystery of Marriage*）曾榮獲1986年美國ECPA婚姻家庭類書籍年度金牌獎，書中梅麥克以自己從戀愛到婚姻的經歷為藍本，深入審視愛情的本質和動力。

另一本已出版的中譯本作品是《孩童送給我的生命禮物》（*The Mystery of Children*, 2001），是女兒進入青春期後回望孩子給自己的引導，更多認識天堂的奧秘。他的妻子凱倫（Karen）是位全科醫生，與女兒海瑟（Heather）定居於加拿大卑詩省。

1999年深秋至隆冬，梅麥克花了足足90天進行實驗，實驗的主題是喜樂，他天天默想並踐行。沒想到奇妙的事情竟然發生了，他自言經歷了畢生最快樂的時光，直至本書付梓面世仍未終止。《靈魂的香檳》這本書可說是那場靈修操練實驗的真實記錄，經冷卻3年後，作者才執筆整理成書，為的是要驗證實驗論點不假，喜樂體驗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基督徒大多數不會反對聖經教導要過喜樂的生活，但在現實環境和內心深處，常見信徒不完全相信這樣的生活是實際可行的。梅麥克在《靈魂的香檳》一書裡，以親身進行90日積極追求喜樂的實驗，引領讀者踏上喜樂操練的旅程，提醒幫助避開憂慮、恐懼、麻木的陷阱，在真實生活中緊握主的喜樂，如同品味高檔香檳，讓喜樂回甘。

若要更切合華人生活習慣，把此書改名為《靈魂的烏龍茶》或《靈魂的鐵觀音》，未嘗不可？中文譯本附有聲書光碟片，可供聆聽使用。

此書描述的喜樂操練90課，內容沒有明顯結構或系統，但很值得用作默想參考，易於閱讀使用。其中最後一課“狂喜”絕對是最高潮，與不少靈修操練者的經驗相呼應。

盧雲（Henri Nouwen）在他的作品《愛勝過恐懼》（*Life Signs*）裡，引導讀者勝過恐懼、活出天父大愛的三個生命印記，正是親密、豐盛和狂喜。結論是：“‘狂喜’這個詞已經幫助我們明白：在真正的基督教靈性中，喜樂是不可或缺的。喜樂（joy）和快樂（happiness）徹底不同，因為喜樂並不會隨著人生路途的‘起起落落’而浮動。喜樂是不斷離開一成不變的死亡之地，走入神的家，在那裡看見豐盛的生命，並為此大舉歡慶。”（中譯本161頁）

請打開《靈魂的香檳》，探究如何深飲主的喜樂！

作者為香港德慧文化圖書公司會長。

先知那鴻的故鄉

抵擋伊斯蘭國的故事

文·黃仁壽、賀宗寧

從伊勒歌斯城眺望
尼尼微平原

在伊拉克北方靠近土耳其的地區，有個小城叫做依勒歌斯（Alqosh），居民大多是亞述與迦勒底的基督徒。這個城靠在山邊，面對廣闊的尼尼微平原。在過去的兩年中，伊斯蘭國席捲伊拉克北方。依勒歌斯離摩蘇爾（Mosul）只有30英里的距離，卻抵擋住了伊斯蘭國的攻擊，沒有陷落，成為那一帶唯一仍然高舉十字架的城鎮。

擊退伊斯蘭國的進攻

依勒歌斯有將近3千年悠久的歷史，一直是亞述人居住的地方。那裡的房子大多都是石頭蓋的，沿著山坡往上攀附。山的最頂端，有個12米高的十字架。

亞述人從第一世紀起，就全民改信基督教，一直至今。更久遠的是，它還是舊約先知那鴻的故鄉。《那鴻書》第一章記載，那鴻是伊勒歌斯人。他的墳墓至今還在城中心的舊猶太人會堂裡。

北伊拉克地區，包括依勒歌斯，有許多基督徒。他們迄今仍使用主耶穌在世時使用的亞蘭文。筆者今年造訪美國南加州安娜罕的東方亞述教會。他們的禮拜儀式，仍使用亞蘭文。

自從2014年以來，伊斯蘭國幾乎將摩蘇爾附近的各個城鎮完全摧毀。但在依勒歌斯，仍舊有4個基督教堂存在。其中最古老的，有1500年的歷史。另外還有兩個修道院。這個城原有500個基督徒家庭。戰火激烈的時候，有些家庭逃難去了土耳其與約旦，迄今還有100個家庭還沒有回來。

迦勒底人的天主教神父亞拉安（Fr. Araam），與他的會眾一起堅守在這裡。他說：“全伊拉克都知道依勒歌斯人是堅強、勇敢的。上帝還在這裡，我憑什麼離開？只要我還能給一個

伊斯蘭國的人捆住我的雙手20天，要我放棄信仰，丟掉十字架。我回答，我至死也不會放棄我的信仰。



先知那鴻的墳墓

口渴的人水喝，我就能在依勒歌斯事奉耶穌。”

伊斯蘭國的軍隊只要開車10分鐘，就可以到達依勒歌斯。2014年，伊斯蘭國進攻依勒歌斯。城裡的基督徒與庫爾德人聯手，擊退了伊斯蘭國的進攻。

爲了保守信仰傳承不受異教徒的攻擊、破壞，古時的依勒歌斯信徒，煞費苦心，把修道院建築在高聳的山崖上。要想上去，只有一條山谷小徑，滾幾塊石頭就可以堵住。其地勢又高又險。現代人開車到山腳下，再走上去，還很辛苦，可以想像當年建築時付出的辛勞——這卻保守了修道院沒有成爲清真寺。

我會防衛自己的城

亞拉安神父說：“伊拉克自從1932年獨立以來，基督徒從未受到尊重。我們一直要面對戰爭、迫害與壓力。”

依勒歌斯的基督徒決定拒絕伊拉克一個接一個的政權的壓迫。爲了自治，他們規定：只有依勒歌

斯的基督徒，可以在城裡擁有土地與房產。這個規定，保守了這個社區不受其他宗教與族裔的干擾。

亞拉安神父說：“很抱歉，我們不得不這麼做。我們的經驗，讓我們看到非這麼做不行。山下的尼尼微平原，本來有許多基督徒村落，現在都不在了。”

這樣的自由是要付代價的。這裡的男人都有保衛家園的責任。

亞拉安神父時常到前線去探望士兵。許多信奉伊斯蘭的庫爾德族戰士問他：“神父，你來這裡幹啥？”他回答：“做爲基督徒，我們爲你們禱告。我祈禱你們平安，希望你們能平安回家！”

亞拉安神父說：“伊斯蘭國是個殺戮的機器，他們不把戰士當人看。但是，基督教會不同。基督教會是一個愛的故事。我願意在任何地方分享這個故事——即使是在戰場上。我願以基督徒的身份幫助任何人。但是，如果有必要，我會防衛自己，防衛我的城。”

依勒歌斯裡，教堂與修道院各有其角色。山坡上的聖母修道院，可以俯瞰全城。大家很喜歡晚上

到這裡來。修道院院長迦百列神父 (Fr. Gabriel) 說：“只有我一個神父現在還在這裡。我帶給人希望。雖然在2014年，當伊斯蘭國來攻打我們的時，我們沒有行任何的神蹟，但是，就是因為我們留在這裡，沒有撤退，我們就做了見證。我們讓信徒看到活的見證。”

當槍裡沒有子彈時

在修道院裡，有個小店，賣茶點給訪客。門口，有對新婚夫婦正在慶祝。在修道院的菜園裡，正在舉行孩子的生日派對……在這裡，可以暫時忘記伊斯蘭國的威脅。

修道院院長迦百列神父說：“我為基督獻身給這個教會，給我在基督裡的弟兄姐妹。依勒歌斯的基督徒就像是黃金，正在火煉之中，痛苦，但最終被煉淨。我看到戰爭和苦難使人改變，不只是在信仰上，也在行為上。他們親身感受到：即使所有的東西都失去了，上帝仍然與他們同在。當政府軍離開時，當伊斯蘭國來攻打時，當自己的槍沒有子彈時，向誰呼求？唯有上帝！”

我們需要國際的支援

亞拉安神父與迦百列神父，同聲向國際社會呼

求支持伊拉克的基督徒。他們說，如果沒有政治或軍事的保護，即使伊斯蘭國瓦解，伊拉克基督徒的生活仍然會非常困難。

迦百列神父說：“所有的阿拉伯國家都是穆斯林。他們都反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不但建國，而且強盛。為什麼？因為國際社會保證以色列的安全。為什麼不能同樣對待伊拉克的基督徒呢？”

他呼求設立一個聯合國的安全區。“我們有許多敵人。而我們只是個小群體。”

對此，亞拉安神父完全同意。他感謝許多人道組織已經在幫助依勒歌斯的基督徒，“在這個世界還是有愛。他們幫助我們，讓我們有望過正常的生活，讓我們能夠有未來。”

猶太人會堂，那鴻的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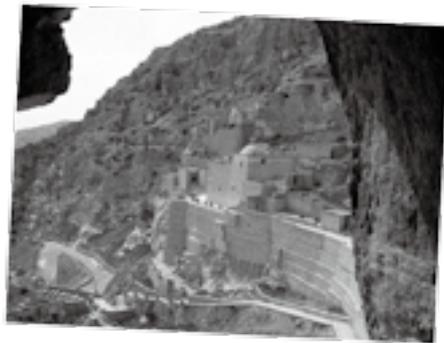
離修道院不遠的地方有個古猶太人的會堂，先知那鴻的墓就在裡面。原先居住在這裡的猶太人，都在1950年回以色列去了。他們託付一個基督徒家庭照料這個會堂。

困難和貧困中的覺醒

上帝在動亂和迫害中，保守了祂的教會。在伊拉克北部，有許多個基督徒村莊，有亞述基督



伊勒歌斯城的亞述教會慶祝2016年的復活節



伊勒歌斯城山邊的修道院



牆上雕著耶穌背十架的故事



舊猶太人會堂遺址



遺留在牆上的希伯來文版刻

徒 (Assyrian Christians, 屬東方亞述教會), 也有迦勒底基督徒 (Chaldean Christians, 屬羅馬天主教)。他們的基督信仰, 已經傳承了1900多年——一起初使徒多馬建立教會, 後來聶斯托留派的宣教士繼續建造。

近年的戰亂和迫害, 讓很多掛名基督徒, 在屬靈上覺醒了。雖然貧窮, 他們卻接待各處來的難民, 包括基督徒、穆斯林和雅自德人。有穆斯林難民說: “我們落難的時候, 穆斯林並沒有救助我們, 反而是基督徒救助了我們。” 一位雅自德領袖說: “我知道基督徒會幫助我們。”

一個逃出來的迦勒底基督徒老婦人說: “伊斯蘭國的人捆住我的雙手20天, 要我放棄信仰, 丟掉十字架。我回答, 我至死也不會放棄我的信仰。” 一位迦勒底基督徒的傳道人法第爾, 以前在巴格達工作, 小布什的炸彈把他的靈命震醒了。上帝差他回到庫爾德斯坦傳福音, 他無比熱忱。

他的一個同工嘎資萬, 也是突然有一天覺醒。他在巴格達熱心傳福音。後來受到生命威脅, 逃到庫爾德斯坦, 靠洗衣服謀生, 但仍不間斷地傳福音。他常說哈利路亞, 帶領敬拜時蹦蹦跳跳 (其實他沒有接觸過靈恩派)。

明天你就自由了

雅自德是一個飽受創傷的窮苦族群。2014年伊斯蘭國精銳部隊突然襲擊尼尼微省。當地的庫爾德族軍隊, 因武器裝備與對方相差懸殊, 緊急撤軍, 以免全軍覆沒。手無寸鐵的雅自德人幾被滅族。來不及逃的男人和男童被屠殺, 5歲以上的女性被擄為性奴。

有一個雅自德的小女孩去福音醫療站看病, 她雙目木然, 無法微笑。原來她和年輕的母親是最近被贖回來的, 弟弟和父親已被殺害。基督徒的醫生幾乎抱著她大哭。這令人不禁想起世界展望會創始人皮爾斯所言: 願那叫父神心碎的事也叫我們心碎。

雅自德人的心, 向基督的福音關閉了許多世紀, 現在開了。醫療隊的一位雅自德人翻譯員, 也是逃難以後信主的。他的老父親來不及逃, 他們也付不起贖金, 只有向耶穌求。老人家忽然夢裡看見穿白衣、全身發光的耶穌告訴他, 明天你就自由了。次日在20個囚犯中, 他被單獨叫出來, 無故地免費釋放了。

現在他一家三十幾人都信了主。■

兩位作者均為教會長老,
照片由作者實地拍攝。

抑鬱症只是“心情鬱悶”？ 還是“精神不正常”？

近幾年的文娛界，明星自殺事件不斷發生，且都是因為同一個病因：抑鬱症。如2016年9月，上海籍80後演員喬任梁去世後，他的經紀人左小姐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喬任梁確實是因為嚴重的抑鬱症而選擇自殺”。

2014年，美國導演羅賓·威廉姆斯在家自殺身亡，後經調查，他當時已罹患重度憂鬱症；2011年，中國內地80後青年演員尙於博，在北京縱身一躍，結束了自己年僅28歲的生命。

傳媒的影響力在此體現出來。本來，尙於博屬於影視界的新秀，很多人對他並不熟悉，甚至他出演的電視版《杜拉拉升職記》，也未曾喚起觀眾多大的熱情。反而是他的死，以及生前零零散散的生活片段，在媒體輿論中依次呈現，成為熱點。

如果說，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導致張國榮、翁美玲、陳琳、崔真實等明星，以自殺訣別世界，那麼，媒體所具有的“黑白”雙重奏的傳播效果，無疑將壓力放大、傳遞給了明星。各大媒體無不利用明星的社會效應，爲了各自利益，以或許並不真實的報導吸引讀者。只要翻開報刊雜誌，或瀏覽新聞類門戶網站，鋪天蓋地的都是緋聞、傳聞。

當明星走上一條不歸路後，媒體依然不會低調處理，反而大肆揣摩死因，將傳播壓力轉移到死者的親屬身上！

當明星走上一條不歸路後，媒體依然不會低調處理，反而大肆揣摩死因，將傳播壓力轉移到死者的親屬身上！

從明星自殺 看抑鬱症的困境與出路

文·羅博學

媒體這麼做，自然是爲了迎合大眾的心理需要。說到底，這是現代人的自我認知出了問題。不認識自己的人，也缺乏對他人的尊重，並且生活的內容、生命的格局，都異常狹窄。

“生死在舌頭的權下”（參《箴》18：21），聖經中的這句金科玉律，傳媒當以此爲誠言。

尙於博離世後，傳媒唯一體現出來的正面意義，是再次提醒大眾，要對抑鬱症有正確的認識和定位，對抑鬱症群體有實際的幫助和關愛。正如尙於博的哥哥——尙進，含淚所說：“於博用自己的死，喚起人們對抑鬱症的重視。”

抑鬱症來襲的年代

當下的中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與人心的空洞、道德的滑坡、人性的缺失，形成明顯張力，導致諸多悲劇。據相關調查，患精神、心理方面疾病的群體，不斷擴大。這是極需解決的問題。

關於抑鬱症，普遍存在兩個誤解：

第一：許多人認爲，抑鬱症只是心理（或精神）感冒，是偶爾的心情不愉快、心理不光明，並不是疾病。

事實是，抑鬱症不僅會給患者帶來心理上的糾結、痛苦，也會帶來生理上的不適，比如徹夜失眠、頭痛、意志無法集中、性慾下降、神情呆滯，失去對生活和工作的樂趣。嚴重者，正如崔永元所說：自殺是抑鬱症患者最感幸福的事。

第二：將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症等同。對此，勞振威在《認識精神疾病》一書中說：“應當拓寬對精神領域的認知。廣義的精神層面的疾病，除了眾所周知的‘精神分裂症’以外，還包括焦慮症、情緒病、失控症，以及壓力與身心症。廣義的焦慮症，包含恐慌症、恐懼症、強迫症，以及廣泛性焦慮；情緒病包括抑鬱症和躁狂抑鬱症；失控症則包括偷竊狂、縱火狂、購物狂、病態賭博，以及暴食症。”

在中國，大眾並不很瞭解抑鬱症。甚至連病

患的直系親屬，不是戴著有色眼鏡，認爲抑鬱症是“精神不正常”，給病患帶來極大的心理痛苦，就是將抑鬱症輕視爲“心情鬱悶”。

什麼人易得抑鬱症

讓我以親身的體驗，對抑鬱症患者的心理稍作分析，看看什麼樣的人易得抑鬱症。

抑鬱症患者有著最爲敏感而複雜的內心。他們有人外表開朗，有人低調甚至略冷漠，但他們常常有良善和活躍的內心。

他們大多性情溫和，略帶藝術家氣質，耽於幻想，不務實際，有理想主義情懷，對精神戀愛有非常高的期待，有時略顯神經質。不過，也有可愛的時候，比如對真愛的追尋，常常因爲愛的不可得而倍感痛苦。

從事藝術工作的人，患抑鬱症的比例很高。當然，那些不爲溫飽發愁、作品已完全進入市場化運作的藝術家，是不會輕易患此病的。伴隨作品的橫空出世，他們已學會了將抑鬱症轉化爲藝術家特有的憂鬱氣質。

有些抑鬱症患者對季節的反應，似乎也非常明顯。夏季時，內心潛藏的熱情如火山爆發；過渡到秋季，整個身心陷入萎靡狀態。“秋風秋雨愁煞人”，秋季再次將抑鬱症患者生命中的陰沉元素，緩緩激發出來。此時，生活中的一點不順心、不如意，摯愛的一句負面的話、上司的一個眼神，都足以令他們陷入憂鬱的藍色風暴，並在負面的情緒漩渦中，產生諸多生理反應。

總之，抑鬱症患者的內心，有著常人不具有的豐富和細膩。他們也許並未意識到自身的獨特性，因爲當人處在一個痛苦的過程裡，其自我意識會變得極爲脆弱。

多一些理解和關愛

在這個過程裡，他們需要多一些理解和關愛。

如果你愛的人就是憂鬱症患者，請你這樣對待他（或她）：

如果他失眠——你不妨爲他準備合理的飲食搭配。睡前一小時，喝一杯牛奶，吃一個蘋果，能有效促進睡眠。

如果哭泣——一句話也不說，安靜地陪伴在他身邊，聽著他的眼淚在一個角落發出輕輕的回聲。他渴望在這個喧囂的世界裡，聽見星星的聲音。

如果煩躁——可以將他的臥室，裝扮得格外溫馨。比如淡綠色的窗簾，有著卡通圖案的被套和枕巾。在這個溫馨的寢室裡，再緩緩響起音樂響，古典的，或現代的。

如果他明顯有自殺傾向——此時的你，需要對他的身心狀況極度敏感。一旦有此徵兆，需要作出相應措施，最好時刻陪伴。拿走所有刀具，記得關好窗戶。然後伸出手，告訴他：“不要怕，只要信。”然後陪伴他作一次短途或長途旅行。外出踏青也是不錯的選擇。他會在自然世界中，發現除“我”之外的那些美好存在。

最重要的是，把你的信仰的力量傳給他。你用上帝的愛，去愛落寞的他，這就是在路上了。旅程就是獎賞。

困苦，卻不於崩潰

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心理診所，無法帶給人真實的醫治。很多因抑鬱症自殺的成功人士，都有專

人的心理醫生。

管窺抑鬱患者的心靈世界，會發現，抑鬱症不僅是心靈層面的問題，更多的，是生命層面的問題。在我個人的經驗中，抑鬱症患者渴望真實的愛，渴望在這個問題世界裡，更多地發現“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這個意義和價值，不是以工作、金錢、友誼來肯定的，必須是具有超然性。如果他們發現生之無趣，那麼，無論有多麼成功的事業，有多少外在的幸福，他們的心靈都不會爲之所動，會斷然拒之千里。

正如神學家奧古斯丁所說：“我心靈中的空洞，若不在上帝那裡得到滿足，便永遠煩躁不安。”

在聖經的世界觀裡，“人”的意義和價值由上帝定義。人是上帝眼中的瞳仁（參《詩》17：8）。人之所以產生諸多痛苦，是因爲人與上帝擦肩而過，以致失去以愛爲根基的生活藍圖。

聖經非常看重人的心靈處境。主耶穌告訴我們，應當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上帝。聖經並不否認個體應有的情緒反應，比如大衛在《詩篇》中，多次以詩意的語言，敘述自己抑鬱的心靈狀態：“我因唉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淚，把床榻漂起，把褥子濕透。”（《詩》6：6）但同時，大衛極力讚美與感恩，驚嘆上帝的創造與救贖。大衛一生的藍圖，是多重色彩的交織。

聖經中的諸多人物，並非只是“歷史存在”，他們的心靈經驗，映射出普世人類共有的心靈處境。我們這些走在信仰之旅中的人，雖面臨諸多壓力，依然當尋訪古道，仰望那位創造宇宙、掌管天地的主。

如此，我們雖遭遇困苦，卻不會崩潰；雖有憂鬱情緒，卻不致走向極端。我們的悲苦與愁煩、不安和焦躁，始終面向創造我們的上帝。這位信實的主，會以奇妙的方式，介入我們的心靈世界，使我們獲得超越的能力，在信心和盼望中，完成地上的使命，見證恩典在生命中走過的痕跡。

作者現居西安，現爲00同工。



當公主的 水晶世界 破碎……

文·王秋婉

當我以為一切都歸於平靜，為重獲新生的家庭而喜樂的時候，爸爸用顫抖的聲音告訴我，哥哥又出了問題。

我從小就是基督徒。我的家族人丁興旺，姑姑和叔叔在教會服事，爸爸常常接待來講道的牧者。在很多人的眼中，我家是少有的幸福之家。

跪在地上痛哭

上大學後，我除了學習，就是去教會，生命慢慢成長。

畢業後，我感到對家鄉的教會有負擔，毅然回到了家鄉。我想，我可以一邊工作，一邊服事啊！然而，就在我憧憬著未來、滿懷期待的時候，家庭矛盾猶如銳器，劃破了我公主般的水晶世界。哥哥和嫂子爭吵得越來越激烈，嫂子執意要離婚。一個原本幸福的家庭，被哥哥和嫂子的爭吵擊碎了。

嫂子喋喋不休的埋怨，爸爸滿臉的愁容（甚至以死來威脅哥哥）……每個人都向我傾訴。我就像垃圾桶，任他們傾倒內心的抱怨。

爸爸要求我盡力使全家和好。可是一個單純嚮往愛情的女孩，要怎樣才能承擔家庭破碎的重

擔？我開始在上帝的面前哭泣，祈求上帝幫助我。一天早晨靈修，一節經文深深刺痛我的心：“以色列家啊，你們轉回，轉回吧！離開惡道，何必死亡呢？”（《結》33：11）

我跪在地上痛哭。我好無助！我將這經句抄下來貼在書桌旁，期待哥哥、嫂子以及爸爸，能夠回到上帝的腳前。

父女如陌生人

爸爸時常絕望地出走。打不通爸爸的電話時，我就哭著祈求上帝，保守爸爸平安。我想，是不是我愛家人勝過了愛上帝，我的家人才遭受魔鬼的攻擊？

姑姑每天來我家禱告，要我好好讀聖經，要我去教會服事。一天晚上，姑姑從教會回來，要我勸馬上海考的表弟，放棄報考大學，去讀神學。我不假思索地反問：“為什麼不讓我讀神學？”沒想到這樣一句話，使我走上了艱難的讀神學之路。

爸爸因為家裡的事情，已經憔悴不堪。我知道他期待我能夠好好工作，留在他的身邊。可惜我的選擇，傷透了他的心。我不敢和爸爸談我讀神學的事情，每一次都是姑姑去勸爸爸。那一個月，我不敢看爸爸的眼睛，不敢和爸爸說一句話。父女倆如陌生人一樣，沉默是我們唯一的對話。

媽媽哭著勸我，為自己的未來好好想想。我則堅定地認為，只要我將自己完全奉獻，上帝必會保守、看顧我的家人。如果我成為了傳道人，上帝必會讓我的家庭成為榮耀的見證。

我哭著離開了家，去參加一個培訓學校，準備考神學院。因為只有週末才能夠用手機，所以每次拿到手機，看著一個個未接來電，我都特別害怕，害怕有不好的消息，害怕失去我的家。

每次給爸爸打電話，爸爸那顫抖的聲音，讓我的心都碎了。爸爸祈求我給哥哥、嫂子打電話，勸他們好好生活。爸爸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婉兒，爸爸不想活了！你哥哥傷透我的心了！你要好好考慮自己的未來。”

我無助地跪在學校的衛生間痛哭。我不知道如何勸爸爸，不知道如何面對破碎的家。我在絕望中祈求上帝，只要能夠保守我家人的平安，我願意完全將自己奉獻。

每一次禱告完，心裡都特別平安。我是不是太沒心沒肺了，只要聽不到爭吵就以為一切平安？於是我給一個牧師打電話，是他將我送到培訓班，如父親般照顧我、鼓勵我。他笑著回答：“傻丫頭！如果不是上帝安慰你，就你現在的情況，怎麼可能安心讀書呢？”是啊，如果不是上帝安慰我、看顧我、帶領我，我哪裡能夠安心讀書呢？

哥哥出了車禍

在被神學院錄取後，我在一家基督徒書店幫忙。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和家裡通電話。媽媽向我傾訴她的擔心，爸爸向我傾倒他的絕望，嫂子向我

埋怨。那時的我，每次接到電話都害怕，害怕爸爸出現意外，害怕哥哥因酗酒再出車禍。

我找不到任何人傾訴，也不敢向任何人傾訴。最痛苦的時候，我就一邊寫禱文一邊哭泣，整夜整夜地失眠。我一直問上帝，祢存在嗎？如果祢存在，為什麼讓一個願意捨棄一切跟隨祢的人面對這麼多的痛苦？我苦苦哀求上帝：我將來會成為傳道人。如果我的家庭不幸福、美滿，我怎麼站在講臺上宣講祢的話語？怎麼為祢作見證、怎麼榮耀祢的名？

上帝似乎沒有傾聽我的禱告。春節期間，我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哥哥出了車禍。表哥和我爸爸開車接我趕往車禍地點。我在車裡，通過微弱的燈光，看著低垂著頭的爸爸。這半年來，他瘦了。他不說話，卻發出絕望的哀歎。

車禍現場有很多人。車子完全翻了過來，一半在路上，一半懸在溝渠之上。遠遠地看到蹲在一旁的大哥，我的心才落下。沒想到，爸爸瘋了似的，對著哥哥撕心裂肺地大喊：“為什麼你不死在車裡？你死了，我不會掉一滴眼淚！”

表哥將爸爸往車裡拉，爸爸不進去。我上前大吼：“你必須回家！”幾個人合力，才勉強將爸爸塞進車裡。只是到了家，爸爸還是掉頭走了。望著爸爸的背影，我好無助。上帝啊，祢在哪裡？

事情接二連三地出現。我不知道眼睛哭紅了多少次，膝蓋跪得變成了青黑色。我心裡一直鼓勵自己：這是上帝給我的考驗，看我是不是真心跟隨祂，看我是不是愛家人勝過了愛祂。然而晚上依然失眠。幾個月的時間，禱文寫了將近10萬字。

也許是上帝眷顧我，實在不忍在開學的季節，讓我哭著入學。家裡的關係開始緩和。爸爸也慢慢地恢復過來。嫂子在無休止的痛苦中，認識了上帝。

沒有爭吵，沒有哭泣，沒有埋怨，沒有噩耗，一切似乎回到了從前。

我還畏懼什麼？

當我以爲一切都歸於平靜，爲重獲新生的家庭而喜樂的時候，爸爸用顫抖的聲音告訴我，哥哥又出了問題。

聽著父親的描述，我想，一個父親到底多愛自己的兒子，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來挽回兒子的心？我轉念問上帝：“祢愛我嗎？我也是你的兒女。你爲什麼讓我再次面對家庭的破碎？”

聽著爸爸失聲痛哭，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他。我不知道上帝要怎樣才肯甘休！我哭著回到宿舍，我埋怨上帝：爲什麼不拯救我的家庭？爲什麼不看顧我的家人？爲什麼任魔鬼吞噬我的家庭？

在極度的痛苦中，我挨到春節。我特別害怕回家。我知道我在逃避，逃避破碎的家庭，逃避絕望的爸爸、眼含淚水的媽媽、心痛的嫂子。

整理作業時，看到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中寫道：“沒有任何事物會在主最恰當的護理之外。”我恍然大悟，是啊，一切事物都在上帝的合理護理之中，我又擔心什麼呢？上帝不是一直都在嗎？

“耶和華啊，祢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祢都曉得；祢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臥，祢都細察；祢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祢沒有一句不知道的。祢在我前後環繞我，接手在我身上。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詩》139：1-6）。是啊，上帝一直都在，祂知道發生在我家裡的一切事情，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我還畏懼什麼？

仔細思量這兩年來發生的一切，大哥幾經車禍，現在依然健康。爸爸幾次絕望地寫好遺書，想要自殺，現在不僅活著，身上的病竟意外消失了。大嫂遭受了苦痛的折磨之後，受洗歸入了教會。

也是在痛苦中，我無數次地向上帝哭泣、埋怨、呼求。結果是，我的心更加貼近上帝。我深切懂得了，什麼才是有福的一生，那就是認識上帝！“認識祢——獨一的真上帝，並且認識祢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17：3）

回想這兩年的血淚歷程，我突然明白了：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的家庭大概早已完全破碎了！

也許痛苦會繼續，也許意外會發生，也許還會有哭泣……可是我已經不再害怕，不再擔心，因爲我知道上帝一直都在，祂一直關注我的家人。上帝知道我所要的，知道我所求的。無論未來發生什麼，我都會在上帝的裡面，默然接受。◀

作者現居南京。





主遭受苦難是替世人贖罪。可是我的苦難不單不能救他人，也不能贖自己的罪。我覺得這樣的受苦，是毫無意義和目的的！

最深情的告白

—— 在她的病痛中

文·慕容

臨到感恩節，女兒馬上就要過4周歲生日了。她小小的右耳朵，近來總是流血流膿，有時候還發出股臭味。我只好按照醫囑給她用藥，內服加外用，但還是不見好。醫生建議觀察10天，如果到時不見好就需要全面檢查，如果是膽脂瘤的話，她則需要住院手術治療。

她這麼小就要吃這樣的苦，我心中有一百個不願意！我不希望我女兒的感恩節、聖誕節或生日，是在醫院裡度過的。不過，我發現自己竟然沒有抱怨，而是在默默預備自己的心——如果女兒住院，我在生活和工作上需要做出各種調整。

對於過去凡事抱怨的我來說，這種反應蠻異常的，因為前不久我還在抱怨妻子的工作換得不順利，又抱怨有些人今生做財主，死後當拉撒路……

不過我也知道，不是我已經修煉到寵辱不驚的層次，而是某些奧秘的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

你愛我的證據在哪裡？

說來慚愧，我受洗已經9周年了，平日也有正

常的讀經禱告，甚至在網上還會修讀一些神學課程，以至於我還自命信仰狀態不錯。

但是，在我心中卻常常錯失上帝的愛，故此，我常常離開十字架而追問上帝：

“你愛我嗎？”“你在什麼事上愛我？”“你愛我的證據在哪裡？”“你愛我，為什麼我還會遭遇這些痛苦？”

其實上帝已經用十字架告訴我：“我愛你！”耶穌的死和復活就是愛的烙印！因為“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5：8）

上帝對我的愛已經在十字架上顯明了，只是我過去基本上是忽視這個告白的。我的禱告沒有蒙應允，就證明上帝不愛我！我在工作上受挫了，就是上帝不愛我！我和妻子鬧矛盾了，就是上帝不愛我！我的神學課拿不到A，就是上帝不愛我……

直到有一天，越過千山萬水之後，我才明白，其實上帝的愛就在耶穌的死和復活上顯明出來！

生活中的順利與磨難、富裕與貧窮、眼淚與歡笑，都不能最深刻地表明上帝的心！只有回到歷史

上替罪羔羊被獻祭的那一刻，我躁動的心才能夠真正安息下來，上帝的怒氣已經止息，祂向我露出笑臉。從此以後，比死更堅強的愛如烈日噴薄而出，傾瀉在我的幽暗上……

爲什麼我還要經歷這麼多苦難？

可是，苦難呢？上帝愛我，爲什麼我還需要經歷這麼多苦難呢？沒有苦難不行嗎？

以前有人說，耶穌基督貴爲神子，卻爲了拯救世人而遭遇一切的苦楚；主尚且如此，我們作爲祂的門徒難道可以免遭苦難嗎？

我很難同意這樣的說法！

首先，主遭受苦難是替世人贖罪。可是我的苦難不單不能救他人，也不能贖自己的罪。我覺得這樣的受苦，是毫無意義和目的的！其次，耶穌遭受過苦難，不代表因此就能讓我遭遇的苦難，變成甘甜！這如同別人被火燒很痛，我被火燒也很痛，我被火焚燒的疼痛不會因爲別人的疼痛而減少啊！

大概一個月前，一位長輩和我聊天，她提到了近況。平時她需要照顧自己年邁的父親：她父親已經變得有點像小孩子了，吃飯或者出去散步都需要有人哄著，否則他就有可能不吃飯一直在床上躺著……

她爲了照顧父親，付上了極大的時間、精力、金錢。

有一次半夜父親上廁所摔倒，讓她折騰了大半夜，第二天她再開2小時車帶他去看醫生……談到這些難處，她突然說：

“我真是爲上帝的恩賜感恩，因爲若不是這些艱難，看不到上帝給予的恩典豐富。面對這些事情，需要主的恩典給予動力，並讓我們的信仰能真實地接地氣，而不僅僅是打高空的空泛理論。”

這樣的話真的讓我很有感觸。

回顧信仰歷程，我不得不承認，在安逸的生活裡，屬靈生命基本都處在停滯狀態，只有在遇見風

雨之時，屬靈生命才掙扎著成長。空有聖經知識或神學教義並不足以改變生命，只有經歷水火之後，聖經真理和教義才能轉化成生命的特質。

萊瑞·克萊布在《破碎的夢》中說：

“最大的祝福乃是與神相遇……然而，我們並不這麼認爲。因此，上帝要幫助我們看得更清楚。

“有一種方法，就是使我們在世上的夢想破碎，讓我們受到打擊，而情況卻一直沒有好轉……

“美夢破碎的確是個悲劇，但它絕不僅止於此。對於基督徒而言，它是通往喜樂之地這趟漫長旅途中的必經之路。因此人們不需要將夢想破碎視爲一種必須盡可能解除，或是不得不忍受的苦難，反而應當欣然接受這個機會。”（註1）

若是這樣，苦難就不再是一種毫無意義的痛苦，而是上帝訓練我的途徑。

上帝愛我，祂藉著苦楚讓我生命不斷成長。如同肉體的疼痛讓我發現傷處及時處理，生活的疼痛也可以從安逸的迷夢中將我喚醒，讓我在難處中反思、掙扎、求告、警醒、調整、改變……

於是生命就在不知不覺中成長。

人生多有艱難，生命中有許多幽暗的角落，我不需要當鴛鴦，忽視它們的真實存在，我也不需要咬緊牙關強忍著，因爲上帝在基督裡極其愛我！

我承認我如今仍然害怕苦難，但我也要直面苦難。我可以在難受中向上帝嚎啕大哭，也仍然會求祂把苦難挪走（就像我現在正祈求上帝，將女兒身上的疾病挪走一樣）。

但與此同時，我深信，上帝帶領我進入苦難，不是爲了摧毀我，而是爲了雕琢我！

註：萊瑞·克萊布，《破碎的夢》（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10-12。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12.08，<http://behold.oc.org/?p=31828>

作者現居南京。

我當初因所謂的相貌、年齡、門當戶對等問題，被未來的婆家拒之門外。男友頂著巨大壓力與我交往。有一次……便聽從父母，提出分手。

離開父母？

文·沉靜

國慶，帶孩子回爺爺、奶奶家。午後，孩子熟睡了，婆婆說要去市場買新鮮的魚蝦給孫兒吃。

婆婆身體不好，提不了重物，走不了遠路。本來計劃看書的我，決定陪同。挽著婆婆的手出門過馬路，一路上兩人閒話家常，無話不說，好似母女。我內心頗為感動。

回想幾年前，自己被各種挑剔，如今不禁感慨、感謝主！“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爲一體”（《創》2：24），這句經文充滿智慧與力量，在生活中實踐出來，便帶來滿滿的祝福。

情感上的離開

對許多人而言，所謂的門當戶對，以及聘金、嫁妝，是非常重要的。要求結婚時有房、有車，似乎也變成理所當然。在物質面前，愛情不再純粹。

愛情真的經不起物質的考驗嗎？不應該的。真正的愛情，是如聖經所說：“愛情，眾水不能息

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歌》8：7）

我當初因所謂的相貌、年齡、門當戶對等問題，被未來的婆家拒之門外。男友頂著巨大壓力與我交往。有一次他突然生病，不得不回家休養一週。在那一週，父母對他無微不至的照顧並勸說，導致他病癒後，便聽從父母，提出分手。

我深覺無奈。很多父母希望子女從小到大都聽話，即便孩子長大成人，也不願放手。同時，不少子女在情感上也對父母過於依戀，習慣父母代爲做決定。

好在上帝使我不灰心。一位至親的姐妹提醒我和男友一同尋求牧者的幫助。

正是那句經文“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爲一體”（《創》2：24），進入他心中，使他最終不受父母以及世俗眼光的左右，而是按著自己內心的感動與平安，做出決定。他相信自己擇偶的眼光是合上帝心意的，“人是看外貌；耶和華

是看內心。”（《撒下》16：7）

我知道男友非常不容易！很多人覺得這是大逆不道，“翅膀硬了，不聽父母”。然而我相信：愛不是盲目的聽從，不是寵溺與遷就，愛需要在真理中！已經成年的子女，在謙卑聆聽父母的建議後，最終需要自己做決定！

經濟上的離開

有的人無法離開父母，是因為經濟上斷不開。婚嫁時的嫁妝、聘金，都需要父母的支援。因此，如果父母不滿意，婚事很可能成不了。

我和先生剛好來自婚嫁習俗極為繁瑣的地方。如果隨從風俗，恐怕我們的婚姻早已夭折。感謝上帝，我們都不是追求外在物質的人。為了順服上帝的帶領，我們摒棄一切風俗。

我們相信，一段合上帝心意的婚姻，不是可以用金錢衡量的。

在婚嫁的起初，我們就決定經濟上獨立，按我們自己所能，舉辦教會婚禮、宴請賓客。作為成年人，我們不願成為父母經濟上的負擔。在我看來，父母親含辛茹苦將我們撫養長大，沒有理由再為成年的兒女買單。

我們這個小家庭從籌備，到建立，經歷了上帝奇妙的恩典！兩個人白手起家，同心協力，量入為出。我們拍婚紗照，舉行溫馨難忘的教會婚禮，蜜月旅行。

婚後半年，上帝垂聽禱告，賜給我們孩子。同一時候，我們還有幸搭上末班車，申請了保障性商品房。在房價節節攀升之際，我們未花一分現金，擁有一套房安居。

休完產假，我辭職回歸家庭，撫育和教養孩子。經濟上少了一個人的收入，然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詩》23：1）。

也許是看到我們經濟上的獨立，父母也開始放手、放心，承認我們不再是孩子。當然，離開父母

溫暖的懷抱，凡事親力親為，會很辛苦。然而這操練了我們的生命，培養了我們負責任的態度、忍耐堅毅的品格，和苦中作樂的精神。

生活上的離開

有的人日常生活無法與父母分開，是因為太習慣享受——父母做好飯、整理好房間、洗好衣服……

還有的時候，不是子女無法離開，而是父母不肯放手，不願承認孩子長大了、需要獨立。父母凡事都要幫忙，凡事都要代勞管理。就算分開居住，仍天天電話遙控。分不清照顧、關懷與干擾、羈絆。

我們婚後，婆婆隔三差五地跑來與我們同住。在她的觀念裡，與兒子同住是理所當然的。婆婆把我們當孩子對待，什麼事情都要給予指導和管理，看不慣的地方就和先生訴說。

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夫妻關係開始受影響。

有一次，婆婆又向先生訴說。先生為了維護這個剛組建起來的小家庭，不得不請婆婆打道回府。這期間，先生與婆婆都頗為受傷。不過，婆婆也因此不再像從前那樣，隨意插手我們的家庭事務。

婆婆不再與我們同住後，一有節假日，我們就回去看公婆，與他們聯絡感情。

在逐漸的相處中，婆婆慢慢接納了我。特別是我生下可愛的孩子後，她看到我不辭勞苦地教養孩子，又看到我們成熟、獨立，小家庭福杯滿溢，就不再輕看我，開始尊重我。

去年年初，我莫名連續地高燒了11天。期間回到婆婆家，婆婆待我如女兒一般，關心、呵護，與從前仿佛判若兩人。我心存感激！我想起聖經中的路得與拿俄米，她們彼此相愛、顧念對方所需。這是我心所願的。

從不被接納到被關愛，付出了多少眼淚、忍耐、禱告與饒恕，也看到上帝多少奇妙的作為！

相容、互補的愛

我有一個認識多年的姐妹，結婚一年後被逐出家門，原因是婆婆不喜歡她，遊說兒子與她離婚。她新婚不久，我曾去拜訪。她與公公、婆婆同住，丈夫在外工作，週末才回家。夫妻關係不夠穩固，在婆婆的挑唆下遂分崩離析。

在她丈夫看來，母親辛苦持家、照看生病的父親，應當一輩子感激。母親只有一個，妻子可以再娶。於是聽從了母親的話，選擇離婚。

這樣的情況，我身邊還有許多。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卻看到，許多家庭的不幸有甚多相似之處。很大一部分因素，在於丈夫或妻子沒有實質上離開父母，維護家庭的獨立性。

對父母的愛和對配偶的愛，這本是相容、互補的兩種愛，很多人卻誤將其視為競爭關係。又基於自以為是的孝道，認為對父母的愛當大過對配偶的愛，於是釀成諸多悲劇。

感謝上帝賜下真理，教導我們。我相信，媳婦與婆婆關係的好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丈夫。丈夫是否按真理而行？是否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是否在婆媳間做美好調和的工作？

必須懂得進退

讀過一段文字：我欽佩一種父母——他們在孩子年幼時給予強烈的親密，又在孩子長大後得體地退出。

照顧和分離，都是父母在孩子身上必須完成的任務。親子關係不是一種恒久的佔有，而是生命一場深厚的感情。我們既不能使孩子在童年感情貧瘠，又不能讓孩子成年後覺得窒息。做父母，是一場心胸和智慧的遠行。

這段話，我非常認同。很多東西都有慣性。孩子小時候，我們與孩子親密無間。有一天他長大

了，我們如果勒不住自己，還要繼續從前的愛，那會讓已成年的孩子沒有空間，被愛得窒息。

做父母需要學習適時地退出，要懂得進退。

孝敬不是孝順

長大成人、離開父母，是不容易的，需要智慧。就像出生剪斷臍帶時會疼痛，斷奶時會依戀，和父母分床、分房時會糾結，第一次離家時會不捨一樣，離開總是讓人難捨難分，卻又需要果斷！

否則我們永遠不能長大，最後導致傷害。

我特別感恩先生尊主為大，勇於擔當，扛起旌旗，成為家裡的領頭羊，保護、愛護妻子，維護小家的獨立。

我們二人真正成為一體時，必然同心同行。孝敬彼此的父母，也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如聖經十誡要求的：“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出》20：12）

不過，孝敬不等同於孝順，不等同於一味聽從父母，而是以真理的愛來愛父母，且成熟、獨立，讓父母完全放心。

美好的家庭、和諧的婆媳關係，需要男人勇敢擔當、執掌旌旗，需要女人溫柔順服、相夫教子；需要父母放手，尊重子女成長、給予空間；需要子女智慧地離開，獨立擔當，孝敬父母。◀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12.29，
<http://behold.oc.org/?p=32019>

作者現居廈門。

編按：“牧者心”是本刊新開的欄目，由馮偉牧師負責。此欄目的目的主要是反映牧者在牧會過程中的喜樂、憂傷、心得、掙扎、得勝……等等。盼望不是講道理，而是能透過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故事或個案來分享，藉《學目》雜誌這個平台，讓更多牧者交流經驗、彼此切磋扶持。本期特邀印城的小剛牧師和夏威夷的李永成牧師分享“牧者的安慰”。今年下半年兩期的主題分別是：

BH83（8月號）主題：牧者的守望 5月中截稿

BH84（11月號）主題：牧者的孤獨 8月中截稿

歡迎牧者們踴躍執筆！

牧師常常是孤獨的——雖然每一天，他都面對上帝和自己牧養的眾多弟兄姐妹。有人說過，如果你還沒有摩西一個人從山上下來的經歷，你就不能稱為教會領袖。

連名字都受非議

記得剛出來服事就嚐到了孤獨的滋味。20多年前，我一邊讀神學，一邊在台語教會學習事奉。想不到教會摻雜進了“政治”，隨著大陸人越來越多，傳道人擔心“華語堂”有一天變成了“國語堂”。

我們帶領的小組“華夏”，連這名字都受到了非議。那一天，傳道人拿著一隻雞，來探訪我們，講他的苦衷。他擔心自己屆時按牧都會成為問題，勸我們將華夏小組打散……

我對妻子梅影說，你孤身走過墳場，會不會害怕？但如果你抱著嬰兒，你還敢害怕嗎？我們就是那懷抱嬰孩的母親！

說是不敢害怕，只是每月的神學生津貼不會再有了。

華夏小組繼續在我們小小的公寓裡聚會。教會的長老責備我們這是分裂教

華夏小組繼續在我們小小的公寓裡聚會。教會的長老責備我們這是分裂教會。我不知如何解釋，委屈得當場哭了起來。

孤獨中的安慰

文·小剛



會。我不知如何解釋，委屈得當場哭了起來。我找自己的學長訴苦。我的學長是牧師，他在電話裡帶領我讀保羅的話：“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上帝奧祕事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所以，時候未到，什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祂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从上帝那裡得着稱讚。”（《林前》4：1-5）

那晚我握著電話，跪在地上向上帝悔改，羞愧得臉紅到了脖子根。至今記憶猶新。

誰能想到，華夏教會後來就在我們的家裡建立了。當初那位批評我的長老，成為了我們個人經濟上的支持者。還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台語教會的信，裡面有一張4位數的支票，是他們對我們新生教會的支持。

那年的母親節，我們帶教會的一位老姐妹去餐館吃飯。台語教會的主任牧師，剛好也在餐館。我有一點像犯錯的學生，見了老師就想躲得遠遠的。哪裡知道，牧師用完餐，謙和地前來告訴我這個年幼的傳道，說飯錢連同小費，已經替我付了。

想起剛剛出來傳道，伴著淚水和汗水的孤單，以及最終從上帝那裡得著安慰的日子，至今我都不明白那背後到底發生過什麼。上帝的作為，實在令我震驚、感恩！

激動得差點淚崩

我看到所有蒙上帝呼召的人都是孤獨的。亞伯拉罕與自己的兄弟和家族告別，向迦南前行的時候，是孤獨的；大衛從年少時被上帝膏立，到最後再次被膏作以色列和猶大的王，差不多相隔20年，他常是孤獨的。保羅在大馬色路上蒙召誰都沒看見，他的權柄一直受到挑戰，一開始時連使徒們都不接納他，他在傳道的路上是孤獨的。

保羅在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書信中，為自己的職分辯護，講到外有爭戰、內有懼怕，講到有人說他“氣貌不揚，言語粗俗”。字裡行間，你不難感受到保羅內心的孤獨。然而，在書信中，保羅用得最多的詞恰恰是“安慰”。《哥林多後書》1章4節：“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上帝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多少次暗暗為保羅抱不平——要是保羅不用自己織帳篷，他可以開拓更多的教會！然而想想保羅蒙召之後，無論在哥林多的1年6個月，還是在耶路撒冷被囚、受審、受死亡威脅，復活的主耶穌一直與他同在，每一步都有奇妙的、清楚的帶領，他有多幸福！

聖經記載：“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放心吧！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也必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徒》23：11）原來這一切連同苦難、危險，都是耶穌允准的。還有什麼比耶穌的這一番話更顯寶貴、更令保羅得安慰的呢？

從我領受“傳道”職分的第一天起，我的生命就承接了一個沉重的託付。聖靈藉著聖經對我說：“倘若守望的人見刀劍臨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劍來殺了他們中間的一個人，他雖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守望的人討他喪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樣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結》33：6-7）

記得那年頭最攪擾教會、最令我揪心且憤怒的，一是傳銷，把生意關係帶進教會，二是作假受洗，申請宗教庇護、騙取身份。當年我教會中有人想在身份上作假，我沒有商量的餘地，他恨死我了。

10多年後，我去南加州帶領特會，他卻和原來教會的弟兄們，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來見我。他已是教會的核心同工了。我對他說，上帝曾責備我，



當年我對你的處境少了一點憐憫。誰知他說：“牧師，你沒有錯！……我太太那時在國內生大病，你和師母還寄錢給她。這次她特地囑咐我，要我把你們這幾天的飯食都包下來。”我和太太激動得差點淚崩。

我知道自己是蒙召的守望者，是看到刀劍來就要起來吹號的人，是要帶領大家起來爭戰、堵擋破口、重修牆垣的人。或許就因為這個託付，我較多地領受了上帝公義的屬性。聖靈感動我講的道，常常都比較重。

在外帶領特會，有人對我說：牧師，我很喜歡聽你講的道。我笑著對他說：不見得吧！如果我每個禮拜都這樣講道，你還會喜歡我嗎？真的，有時最流暢、最被聖靈充滿的道，卻不是在自己教會講出來的，這是我心中的一個痛，令我想到先知在自己家鄉總不那麼受歡迎。

眼前一片“沼澤”時

兩年前，我回到了當初的母會擔任牧師。教會因多年的紛爭，兩任牧師相繼離開，長老亦引咎辭職。眼前一片“沼澤”，我能否在其中走出一條安全的路來？“悔改——更新與上帝的關係、改變屬靈的生態環境——結出討上帝喜悅的果子”，就成為我們教會這兩年講台信息的主旋律。

每一篇道，都強調人在上帝面前的悔改；每一篇道，都強調將聖經的真理應用到生活中去。上帝的話、上帝的靈，漸漸入了人的心，教會屬靈的空氣開始變得清新了。如今可以越來越多地聽到悔改、看到激動、摸到生命。來教會的人越來越多，大堂的座位快滿了，百多個停泊車位已經不夠了。

記得那次我例舉了教會生活中的20個現象，呼召大家起來悔改，重拾起初的愛。

“非常看重別人（特別是老闆）對自己能力的評估。然而對教會的服事，和在服事中要負的責任，常常‘謙和’地推諉。”

“平日花在社交網絡和娛樂視頻上的時間，遠比花在教會及靈修上的多。”

“有空才聚會，有趣才事奉，有多才奉獻。但大部分時候都覺得，沒空、沒趣、沒多。”

“把教會當作旅館、飯店，而不是家。甚少想到自己帶給教會和弟兄姐妹的應該是什麼。”

“談到教會和弟兄姐妹，總帶著一絲譏諷的口吻，很少有出自內心的感恩和讚賞。”

“大罪不犯，小罪不斷，雖認自己的軟弱，但卻不願依靠聖靈治死老我，繼續躺臥在軟弱之中。”等等。

出乎意料，弟兄姐妹給予了積極的回應。有人當眾告訴我，他不只這20條。30條也有。

那一天，我真的有點受寵若驚。我多少開始體認保羅的心——保羅說他的喜樂，他的冠冕，甚至他的死活，不是別的，乃是他所牧養的弟兄姐妹能靠主站立。“我們的盼望和喜樂，並所誇的冠冕是什麼呢？豈不是我們主耶穌來的時候、你們在祂面前站立得住嗎？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樂。”（《帖前》2：19-20）“所以，弟兄們，我們在一切困苦患難之中，因着你們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們若靠主站立得穩，我們就活了。”（《帖前》3：7-8）

20多年了，蒙召開荒、植堂、牧養教會，被上帝帶到東又帶到西。有的地方讓我憂傷，有的地方讓我喜歡；有的地方讓我痛心，有的地方讓我留戀；有的地方讓我遺憾，有的地方讓我嚮往。

有人問我：哪個地方是你最喜歡的？我第一想到的，不會是氣候和房價，而是那些地方的弟兄姐妹的臉龐。哪怕只是一個笑臉、一個問候、一個擁抱時肩頭的輕拍，都是永遠的、不會褪色的。

牧師的孤獨是命定的，牧師是需要安慰的。



作者是美國印城華人教會牧師。

安息禮拜，是牧者對離世者的家人親友提供安慰和盼望的重要時刻。然而，在安息禮拜的講道，往往是牧者面對的最大挑戰；安息禮拜的講稿，往往是最難預備的講稿。

意外的安慰

文·李永成

牧者的挑戰

教會牧者的責任，除了傳揚福音和栽培信徒，另一個主要的職責就是扶助軟弱的人，安慰灰心的人。

在教會常有人需要安慰。尤其是至親好友去世，這時候更需要安慰。

安息禮拜(也稱追思禮拜)，是牧者對離世者的家人親友，提供安慰和盼望的重要時刻。然而，在安息禮拜的講道，往往是牧者面對的最大挑戰；安息禮拜的講稿，常常是最難預備的講稿。

基督徒壽終正寢，無疾而終，這樣的安息禮拜講稿不難預備。但很多情況不是如此。有熱心愛主，願意全心奉獻預備去作傳道人的青年，不幸患病，英年早逝，壯志未酬；或是有基督徒久病不癒，厭世自殺；或是有人遭遇意外，遽然離世……

牧者要預備怎樣的信息，讓家人親友得安慰？還有，通常死者離世的日期與舉行安息禮拜的日期很接近，可能只有一兩個星期，牧者在繁忙的日程

表中要擠出時間，預備一篇精簡而合適的安慰信息，那真是需要上帝格外的恩典才能完成。

母親遭“意外”

前不久，我接到一位牧師從澳洲傳來的電郵。來信中他提到20年前他的母親在夏威夷去世，我為老夫人主持安息禮拜。他說，那一天的講道令他深得安慰。

這件事我早已淡忘，沒想到，事隔20年，這位牧兄還記得那一天的講道。

我翻查記錄，打開塵封的往事。

牧兄的母親——孫老夫人是山東人，1949年，她與丈夫帶着5個兒女，舉家遷居香港。到香港後，他們又生了個小女兒。50年代的香港，難民充斥，人浮於事，市面一片蕭條。他們在香港島西端的貧民區棲身，生活相當困難。

那時，有信義會的牧師到那裡傳福音，他們一家因此信主，孩子們都在教會中漸漸成長。其中老

三後來蒙召，成為牧師，在澳洲事奉。

除了忙於照顧孩子和料理家務，孫夫人還到附近的工廠領活，幫補生計。兩夫妻胼手胝足，焚膏繼晷，把這個人口眾多的家庭漸漸穩住在四方風雨之中。幾個孩子都長大成材，有美好的事業。

孫老先生於1994年去世，孫老夫人失去了老伴，難免感到寂寞。1996年12月，她到夏威夷來看望小女兒，也開始來我們教會參加主日崇拜，我們因此認識。1997年5月的一天中午，孫老夫人獨自在女兒家裡。她年老體弱，行動不便，可能是因為站不穩，不幸掉進游泳池裡。待女兒下班回家，已經返魂無術。

孫老夫人是眾兒女非常敬愛的母親，她這樣離世，大家都非常難過，小女兒更是深深內疚。

我要怎樣安慰這樣的家庭？真是需要聖靈賜我合宜的信息。

“意外”的安慰

在那次的安息禮拜中，我的講題是：“意外”

以下是我的講稿：

引言：今天我們到這裡來，要與孫伯母話別。孫伯母已經安息主懷。孫伯母離開得很突然，我們說是一場意外——意外的悲劇！

有人可能覺得很遺憾：還沒有機會說一聲再見就走了！有人可能覺得很難過：來夏威夷不到一年，還沒有好好享受這美好的環境，那麼快就走了！有人可能覺得很沉重：假如我們不讓老夫人一個人留在家裡，假如我當時就在旁邊，假如我僱一人在家裡陪侍老夫人，就可能可以避免這樣的悲劇……

面對這樣的意外，我們百感交集！

“上帝啊，祢在哪裡？為什麼祢容許這樣的悲劇發生？”“我們是祢的兒女，祢怎麼可能袖手旁觀，不來拯救我們？”

面對這樣的意外，我們有很多問題。

來到上帝面前，我們仔細思考聖經的教導，就

會發現一個真理：我們屬上帝的人，沒有意外的悲劇，只有意外的恩典。儘管我們感到那是意外的悲劇，其實當中都有上帝的恩典。

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墮落的世界，“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一》5：19）魔鬼就像盜賊，常找機會來“偷竊、殺害、毀壞。”（《約》10：10）

所以，我們受到傷害，本是在意料之中，不是在意料之外。

然而，我們也知道，我們是活在全能者上帝的眷顧中，耶穌說：“若是你們的天父不容許，一個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太》10：29-30）我們相信：耶和華是我的牧者，祂會保護我們。我們相信：耶穌是我親愛的朋友，祂會顧念我們。我們也相信：我們所遇到的意外，都是上帝容許的，其中都必有上帝的恩典。

聖經中提到那些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事，常常都是講上帝的恩典。

本論：聖經論到最超乎人意料之外的，最少有兩件事：

一、上帝對人的愛：上帝對人的愛是超乎人想像之外。

聖經說：“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參《弗》3：19）聖經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詩》8：4）在浩瀚的宇宙中，無限偉大的創造者，竟然會愛顧渺小的人。聖潔的主竟然會愛顧那些沉淪在罪惡過犯當中的人，並且愛到一個地步，願意為人捨命。

聖經說：“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5：8）上帝對人的愛實在是人測不透的，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這是意外，但這是恩典！在茫茫人海中，上帝竟然愛我、愛你。偉大的上帝，竟然會愛一個看來很普通的人——孫伯母，這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事，這是恩典。

每個人都有一天會走完世上的路。在人生最後的一程，有人走得很艱難、很痛苦，有人要花很多錢，有人要令家人親友付出許多的心血、精神、時間，但孫伯母不需要經歷那樣的艱難，她也沒有拖累家人，她一下就走走了！這是意外，但這也是恩典！

在這墮落的世界，在這歪曲悖謬、罪惡泛濫的時代，很多人在旅途中遭遇災難，甚至失去生命。在那不幸的情況中，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及時的支援和幫助。孫伯母在這裡遭遇不幸，剛好有基督的教會在這裡，可以提供一點援助。這是意外，但這也是恩典！

基督徒儘管遭遇意外的悲劇，但我們依然是在上帝的愛中。因為我們知道：“上帝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約》13：1）上帝會為我們預備意外的恩典。即或在今天，許多人認為是憂傷的時候，上帝仍可以把那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賜給我們。

因為，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應許，祂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11：25）

二、上帝對人將來的預備：

上帝對我們的愛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上帝為我們將來所預備的，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聖經說：“上帝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過的。”《林前》2：9）

孫伯母今天已經離開這作客旅的世界，進入了永恆的天家。聖經告訴我們：在那裡不再有憂傷，不再有病痛，不再有戰爭。在那裡上帝將會賜給我們一個榮美而不朽壞的新的身體，讓我們永遠活在上帝的慈愛中。天家那美好的情況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那是超乎我們意料之外的，那是上帝給我們的恩典。在上帝面前，我們沒有意外的悲劇，只有意外的恩典。這是我們基督徒的信仰，這是我們的盼望。

結語：聖經說：“在主裡睡了的人有福了！”（《啓》14：13）孫伯母是有福的人。我們相信有一天我們在天家要與孫伯母再見。阿們！

事後，幾位參加安息禮拜的親友表示，那天的講道讓他們得安慰。

又兩宗“意外”

我們教會有一對夫妻，於1998年遷居西雅圖。2003年9月初，那位妻子參加教會舉辦的旅行，遇到交通意外——他們乘坐的旅遊巴士在途中翻轉，那位妻子不幸離世，時年49歲。2003年9月中在西雅圖的教會，為她舉行了安息禮拜。因為他們有很多親友住在夏威夷，那位丈夫要把妻子的骨灰埋葬在這裡。2003年9月下旬，那丈夫回夏威夷來，為妻子再舉行一次追思禮拜，請我主持。我用同一篇講稿——“意外”，當然要稍作修改，但主要的信息還是一樣。事後，不少參加聚會的親友向我表示，那一天的講道讓他們得安慰。

2015年7月初，有一對年輕的基督徒夫妻從中國大陸來，妻子懷孕幾個月，計劃到加州暫住，準備生個“美國孩子”。他們途經夏威夷，停留度假兩三天。那丈夫到威基基海灘游泳，不幸遇溺身亡。這不幸的消息輾轉傳到我們教會，我們盡力支援。有姊妹到旅館去陪侍那位傷心欲絕的妻子，有人幫忙打聽如何處理後事，有人幫忙聯繫死者在中國的家人。我們同時安排在我們教會舉行安息禮拜，前後只有幾天時間。

當天我也是用同一篇的講稿——“意外”。事後，沒有一個人向我表示說，那講道讓他們得安慰。當天回家路上，我太太很疑惑地對我說：“在這種情況，你怎麼會講這樣的信息，說這是上帝的恩典？”

安慰不易，謙卑靠主

我仔細反省，也發覺那講稿的確是不太恰當。

這一篇講稿，在第一宗“意外”的情況中，針對孫老太太家人愧疚的心情，那是合適的。

在第二宗“意外”的情況，死者離世的日期與舉行追思禮拜的日期相隔差不多一個月，親友的情緒比較安定，那篇信息也可以讓人感到安慰。

然而，在第三宗“意外”的情況，大家還在極度的驚愕和傷痛中，在這個時候對受傷的人說：

“這意外是上帝的恩典……”，就很難引起共鳴，更不能使人得安慰。

我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去思考和體會死者家人的感受。對那位痛失丈夫的妻子，我深感愧疚！

回頭細想，倘若我當天能多一點描述那位妻子的心情（她也許處於震驚、悲痛、徬徨、憂慮中，想到將要出生的孩子沒有爸爸），表示認同她的感受，然後才提出：我們即或遇到難以解釋或接受的

悲劇，但我們知道，上帝有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恩典為我們存留。

這樣，也許可以讓那位妻子和親友得到一點安慰。

我們受命去安慰傷心的人，這任務常令人感到力不能勝。惟如是，也提醒我們作牧者的，常常要謙卑倚靠主。

我們知道，真正能安慰人的是聖靈保惠師；我們作牧者不過是祂的管道，是祂的器皿。

聖經說：“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什麼事，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上帝。”（《林後》3：5）

作者為夏威夷檀香山華人信義會牧師。

《大洋彼岸的長河 ——美國華人查經班回顧與展望》 增訂版已出版！



2015年，[海外校園機構]出版了《大洋彼岸的長河——美國華人查經班回顧與展望》一書，由蘇文峰主編。

這本書共收集了70篇文章，呈現了美國華人教會在1950至1980年代那40年來，從查經班成立成長，轉化為教會的史實和評述。是值得收藏的經典好書。

這是廣義（海內外）的中國教會歷史中，一段獨特的時空記錄。雖然這些敘述只是美國這塊新大陸一部分華人基督徒的生命經歷，但我們深信這裡每一個個人和群體的故事，是流向上帝那救恩歷史長河的一條條小溪，在神國的大故事（His Story）中，匯集交流，源遠流長。

2017年，我們出版了增訂版，是在原有的基礎上，新增了8篇。閱讀這一篇篇樸實生動的見證，翻看那一張張當年風華正茂、如今老練睿智的臉孔，都述說著一甲子上帝在海內外繼往開來的故事，你將心馳神往。

增訂版近600頁，我們仍按第一版的書價，每本19.95美元，歡迎向本機構訂購。

連續好幾個星期，開了門後只有我一個人出席，連我的太太都問我去幹什麼，我說查經班的鑰匙既然在我手中，我有責任去把門打開，其餘的都交給上帝了。

憶安城查經班

文·楊文健

在台灣讀完大學，服完兵役，1965年初靠父親關係來了美國。

因為從小沒有好好讀書，拿不到任何美國大學的I-20，只好在紐約打工。時來運轉，國慶假日（July 4）到Amherst的麻州大學看朋友，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化學系主任Dr. MacWen，給了我一張I-20，進了麻州大學。等到一開學問題就來了，英文和化學都不行，壓力之大無以復加。

在台灣讀大學的時候我已受洗，不過在聖經的真理上沒有根基，只是對上帝蠻認真的，主要的原因是希望藉著信仰得着力量和幫助，以渡過難關，這時馬上就想到了主。

記得開學不久，一天上午從研究生的辦公室出來，遇到了一位中國同學，馬上冒出來了一句話問他說：“學校有中文查經班嗎？”他大吃一驚地回答說：“我們剛剛成立了查經班，這個週末有迎新聚會，歡迎你來參加。”他的名字是張兆平，物理系的高材生。

還記得那個禮拜六，我們到附近的一個湖邊公園叫 Windsor Dam去野餐，孫寶年邀請了哈佛大學的嚴開仁醫生和麻省理工學院（MIT）查經班的梁銘時姐妹來分享。

上圖為早期查經班同工50年後（2015）重訪校園。左起第5人為作者。中圖為五虎將在活動中心前留影。最右邊為作者。下圖為作者夫婦1969在鐘樓前合影。

嚴大夫口才不怎麼樣，講甚麼一點都不記得，只是對他這個人的身份非常敬重，之後差不多每個月他都會來Amherst看望我們一次。他來不一定能做甚麼，單單以哈佛大學教授的身份，星期五下班後開兩小時車，風雨無阻到我們中間來看我們（冬天New England常有風雪，平常他回到家都是半夜了），就足以讓我們敬重了，無形中對我們查經班的穩定性產生了極大的幫助。

那時候查經班的成員，來自各種不同宗派的背景，大家靈命都不深。所以我們中間從來沒有做過個人談道或門徒訓練等培訓，也不知道甚麼是歸納式查經，當然更沒有教派或教義之爭，大家一星期一次在一起唱唱詩歌，“扯扯”聖經，也挺快樂的。

除了嚴開仁大夫，對我們幫助最大的應該是基督使者協會，他們每年辦一次大型的夏令會，把美東查經班的成員聚在一起，增加互相之間的認識和溝通，也藉著聚會給我們靈命上一些幫助和造就。其他時間周主培牧師和他的同工偶爾會來探訪我們，給我們一些鼓勵和勸勉。

尤其是周主培牧師，每次他來，他的愛心和熱情帶給我們說不出的喜悅和溫暖。春風化雨用在他身上是最恰當不過的了。當偶爾有好的講員來美國訪問，他也會幫忙安排來拜訪我們。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大學城查經班，那幾年薛玉光牧師，焦源廉牧師，林三網弟兄、韓婆婆等都來過Amherst。

記不得從甚麼時候起，我們開始用台灣的校園詩歌了。除了喜歡那些詩歌的弦律，也喜歡歌詞的內容。對我個人來說，因為不會查經，唱詩比查經對我的靈命更有幫助。後來才明白，那些詩歌都是先聖先賢的屬靈遺產，也有很豐富的神學意義。那時候在查經班裡面，有內容的詩歌對成員靈命造就的功用，是不容忽視的。

一般大學查經班的問題就是學生流動性太大，不出三年（到1968）孫寶年、李誠、陳明湘、劉重錚、符黃裳、傅中夫婦，還有其他幾位都先後離開

Amherst。再加上我們剩下幾位靈性不足，之間又有一些困難，嚴開仁大夫又忙於在Boston成立教會。到了1970年，查經班幾乎瀕臨關門的邊緣——沒人來參加聚會了。

那時校園浸信會教堂的鑰匙在我手中，連續好幾個星期，開了門後只有我一個人出席，連我的太太都問我去幹什麼，我說查經班的鑰匙既然在我手中，我有責任去把門打開，其餘的都交給上帝了。到了那，就打開詩本，聖詩一首一首的唱下去，到了九點半還沒有人來就關門離開了。

哪知秋季開學，來了幾位新生是基督徒，也有幾位老契友回來了，這樣Amherst查經班又能繼續下去。多年後最終成立了教。

Amherst對我一生太重要了。在那裡我認識了我的另一半並結為連理；在那裡我完成了學位；在那裡我開始學習事奉；也買了我第一部車子，第一棟房子，到現在還有一些傢具是當時在Amherst舊貨店買的。我第一個女兒的名字也是以當地詩人Emily Dickson的名字來取的，中文叫憶安。她已不在多年了，但Amherst和Emily一直藏在我心深處。

在此我也要謝謝Amherst查經班的老友，在各方面給我的幫助和鼓勵，使我們在美國踏出第一步（讀完書），並站立得穩（在信仰上打的根基）。相信很多早期的基督徒留學生，對那時的查經班都有類似的情感。

當今美國社會和中國的留學生，和60年代雖大不相同，但查經班的功用還是相似的。願在查經班服事的弟兄姐妹，都有嚴開仁大夫、周主培牧師那樣的態度，做一個忠心良善的僕人。上帝的僕人是怎樣的一個人，對年輕人來講比他們怎麼說、怎麼教，影響更為深遠。◀

編註：本文選自《大洋彼岸的長河》增訂版。

作者現住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



這些出走的，有很高的比例，是在教會長大的信二代（父母是基督徒的孩子）。他們從小跟著父母到華人教會聚會，參加兒童主日學、青少年團契、英文事工……

沉默的痛

——北美華人教會英文事工的掙扎

文·董家驊 圖·Talesin

在婚禮上遇到Edward。他從小在我聚會的華人教會長大，過去也積極參與英文堂的事工，但這兩年都沒再看到他，因為他改去參加一個亞裔美國人的教會。我問他，為何離開從小長大的華人教會？他說：“我有點累了。在華人教會，我一直被期待和教導要服事、服事、服事……從沒有喘息的機會。”

幾個月前，英文堂聚會時，我見到了Brian。Brian在這間教會長大，上大學後就沒有再來聚會了。我問他為何離開？他聳聳肩：“覺得在教會有點壓抑吧！太多規矩和限制了。”別人告訴我，Brian本是一個很乖的孩子，但上高中後與教會漸行漸遠，後來乾脆就不來了。Brian的父母都是教會的忠心同工，為此很傷心。

還有一次，和一位備受大家敬重的長輩聊天。他的兒子，美國出生，從小在華人教會長大，但中學開始變成問題學生。為了兒子，他和太太搬了很多次家，到處求助，希望能把孩子的生活帶回正軌。

很不幸的是，在耗盡心力幫助孩子之際，他卻還要面對教會弟兄姊妹的閒話，和暗地

裡的指指點點，指責他們未盡父母的責任，甚至說他們連自己的孩子都顧不好，怎配服事上帝。這十幾年來，他們夫婦就這樣帶著傷痛和羞恥感生活和服事。

一、流失的信二代

這種事，在北美華人教會層出不窮。華人移民第二代的出走，英文事工的掙扎，幾乎是每間北美華人教會的痛。這些出走的，有很高的比例，是在教會長大的信二代（父母是基督徒的孩子）。他們從小跟著父母到華人教會聚會，參加兒童主日學、青少年團契、英文事工……

美國教會近年開始關注信二代流失的問題，並有多個研究單位，深入探究這現象和背後的原因。根據Barna Group針對美國18-29歲青年人的研究，成長於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孩子中，59%年滿15歲的人，告訴研究人員，他們離開過教會（註1）。

根據Gallup民意調查，16-17歲時參加過教會、現今在18-29歲的，有40%不再參與教會（註2）。

如果我們把調查對象縮小到在美國長大的華裔青年，那麼從小在教會長大，成年後離開教會的比率，高達75%-90%（註3）。

其實早在1996年，Helen Lee就撰文描述北美亞裔教會第二代的出走潮，並把這現象稱為“沉默的出埃及”（Silent Exodus，註4）。

這些數字的背後，是一個又一個傷心的父母，以及受傷的孩子。在華人教會第二代“沉默的出埃及”之背後，是許多華人父母“沉默的痛”。

針對北美信二代的高比例流失，研究者紛紛提出解釋。Barna Group的資深研究員David Kinnaman，把矛頭指向北美教會本身。他認為信二代出走有6個原因：教會對孩子的過度保護，膚淺的信仰教導，對科學的恐懼和反感，論斷和壓抑的信仰氛圍，對別種信仰的排他性，以及沒有留給年

輕人懷疑的空間（註5）。

除了教會因素，第二代的流失也受到外部大環境的影響。學者Christian Smith借用社會心理學家Jeffrey Arnett的洞見，指出18-29歲這個生命階段本身，也充滿變動，連帶影響他們的教會生活。

在北美社會，隨著普遍性的接受教育時間的延長、婚姻的延後、職場流動性的提高，和父母在經濟上支持兒女的能力和意願的提高，18-29歲年輕人的生活越發充滿變動和不確定性，也較難穩定地委身於教會生活（註6）。

北美華人教會除了要面對上述提到的種種內部和外部因素，還要面對文化和語言差異所帶來的牧養困難。學者Matthew Todd為探究加拿大華人教會信二代離開的原因，系統地採訪了流失的第二代、留下的第二代和教牧同工這3個族群。

這三種人不約而同地認為，教會的領導模式和組織架構是信二代出走的重要原因。華人教會太過強調華人文化，也是信二代出走的主因之一。

耐人尋味的是，離開的和留下來的第二代皆認為，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教會無法滿足年輕人生命轉換階段的需要。對此，教牧同工卻鮮少認同（註7）。

二、五種建造模式

對於北美華人教會第二代流失的問題，專家、學者開出了各式各樣的“藥方”，欲以5種模式解決問題：家庭祭壇模式、文化身份模式、風格更新模式、組織變革模式、跨文化宣教模式。

1. “家庭祭壇”模式

提倡“家庭祭壇”模式的人認為，信二代流失的癥結，在於其父母親沒有積極地參與孩子的信仰塑造，把責任丟給了教會英文事工的牧師和輔導。

近年北美有許多研究指出，父母在孩子的信仰發展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對孩子的信仰塑造有極大的影響力（註8）。因此，這些人認為，最需要為牧養信二代負責的是父母，而不是教會的牧養同工。解決之道在於加強對父母親的牧養和訓練，幫助父母親意識到自己對孩子的影響力。教會要與父母親一起探索：父母親當如何牧養自己的孩子。

2. “文化身份” 模式

從“文化身份”模式著手的人則認為，北美華人教會無法留下所有的信二代，僅能吸引那些認同自己擁有華人身份的信二代（註9）。

“文化身份”模式認為，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第二代都留下。應接受現實，好好與認同自身華人身份的ABC（美國出生的華裔）合作，以“華人的身份認同”為北美華人教會群的最主要

認同，發展教會牧養事工。

3. “風格更新” 模式

“風格更新”模式的擁護者認為，第二代的流失，主要是因為教會古板、守舊的聚會風格。若要吸引ABC信二代留下，需要學習ABC習慣的文化風格，以他們喜歡的風格來聚會，包括調整敬拜的樂風、講道的風格、使用的樂器、場地的裝潢……（註10）

4. “組織變革” 模式

支持“組織變革”模式的人認為，問題的癥結出在第一代不願下放權力，也不尊重第二代的主體性。教會若要留住第二代，需重新調整教會的組織結構。第一代要授予第二代更多的權力，授予他們真正的權力和責任。



這一模式的支持者，以華裔第二代牧者和學者為主。他們多以堂會生命週期的概念為框架，強調移民教會最終需要調整組織，讓第二代享有更大的自主權和決策權。他們甚至支持第二代到外植堂，成立以英文為主的新堂會（註11）。

5. “跨文化宣教”模式

建議“跨文化宣教”模式的人認為，北美華人教會信二代流失的主要癥結，在於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的文化差異。若想克服，需要第一代抱持著跨文化宣教的精神，尊重、學習、接納第二代的文化，並學習以第二代的文化來牧養他們（註12）。

提倡這一模式的人，以第一代的教牧同工為主。

三、為誰而做？為何而做？

上述的5個模式，提出了5種診斷和解決策略。這5種模式各有其價值，也各有成功的案例。然而我認為，這5種模式都沒有揭示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出自北美華人教會對“成功”的理解，以及所追求的目標。

北美華人教會常常認為，第二代ABC留在自己教會聚會的人數和比例夠大，就是“成功”。這是以“留住”信二代為目標，為“英文事工成功”的定義（註13）。我認為，這種內向性的事工目標，本身就有問題。第二代願意留下是健康英文事工的自然結果，但不應成為英文事工的終極目標，不能主導教牧團隊的思維。

這種對成功的定義，這種目標設定，導致許多北美華人教會在不知不覺間，把“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的宏大使命，變為“努力把孩子留在自己的信仰文化聚落內”（聚落，即聚集之處。編註）。我們不再舉目看萬民，而是低頭專注自己的孩子；我們不再強調“去”，而是努力把“人”留下來；

我們不再聚焦於帶領人“作主門徒”，而是希望把下一代能“繼承”第一代移民辛苦建立的教會，留在這個教堂建築內。

社會學家楊鳳崗觀察到，在北美華人教會各樣努力建立英文事工的背後，第一代教會領袖真正在意的，是如何保持教會內的統一，並竭力維持體制上的合一（註14）。在我前面提到的5種模式中，有高比例的第二代的教牧同工呼籲“組織變革”。這凸顯第一代和第二代教牧同工的不同關注點。

然而，筆者看到，若只單純地從權力和組織的角度來尋求解決之道，沒有面對背後的真正問題，恐怕是緣木求魚。

此外，這5種模式似乎暗示，這些問題都是“移民教會”特有的，忽略了即便在非移民教會中，信二代的流失率也是很高。這意味著，信二代的流失不全是因為文化和語言的不同，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

我認為，上述5種建立英文事工的模式，都指出了當代北美華人教會所面臨的部分問題，並提供了相當的解決之道。然而若缺乏健全的教會論和對當代文化的理解，這5種方案就像在不斷修理一部老舊的車子，也許可以暫時解決表面上的問題，但若不徹底的更新，維持這部老車的成本會不斷提高，最終還不如換一部新車。

北美華人教會在面對未來時，需要誠實地問自己：我們（教會）是誰？我們所處的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和時代？有哪些舊有思維和做法需要更新，即，上帝的福音如何挑戰、更新我們習以為常的文化、人生觀和世界觀？我們需要首先探索這些問題！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
2017.01.23, <http://behold.oc.org/?p=32212>
篇幅所限，所有註解請上網查看。

作者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

理性上，我知道玩網遊不好，但不敢和弟姐妹分享，怕他們知道後，會讓他們跌倒。所以，每次與他們見面，我都害怕大家問“今天幹了些啥”之類的話；有時面對大家的追問，我只好選擇隱瞞。

網絡遊戲 是個“坑”

文·喜樂



關於網絡遊戲（以下簡稱“網遊”，編者注），我從一個基督徒的角度，分享我的看法。

為何戀上它？

首先，我認為，學生們玩網遊一般出於以下幾種心態：

一、其他同學玩，所以我也要玩。否則平時大家聊天，也聊不到一塊去，顯得自己不合群；

二、感覺無聊、寂寞，通過玩網遊打發這種心情；

三、想要做一件讓人“刮目相看”的事，而會玩網遊，是讓男生們刮目相看的事之一；

四、已經開始玩了，不願意中途放棄。“我已經在網遊中付出了這麼多的努力，怎能就此放

棄”；

五、沉迷於玩網遊帶來的墮落和犯罪的快感中，這是最深層的一個理由。

我欲罷不能！

那麼，玩家玩網遊，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

不可否認，剛開始玩遊戲時，大部分人都很快樂。比如，玩CF（即《穿越火線》Cross Fire的簡稱。這是一款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的網遊，玩家扮演控制一名持槍戰鬥人員，與其他玩家進行械鬥），你可體驗到一種殺人的快感；玩LOL（即《英雄聯盟》的簡稱。遊戲裡有數百名個性英雄，並擁有排位、天賦、符文等特色養成系統），你可以感受到

那種統治全場、靠一己之力扭轉賽場的巨大的成就感；玩DNF（即《地下城與勇士》的簡稱。這是一款過關網絡遊戲，繼承了眾多家用機、街機2D格鬥遊戲的特色），你可以體驗到一種喜獲神器的興奮，追求不斷變強的執著……但所有這些快樂，都不能讓人感到真正的滿足。

事實上，在網遊中，玩家更多體驗到的是負面情緒。比如，玩CF時，會體驗到被虐殺無數次的驚恐；在聯盟中被隊友坑得灰心喪氣，被對手殺得死去活來；在而DNF中，無數次地經歷掉線、失望，最後“收穫”的卻是一顆破碎的心。面對這些“刺激”，脾氣再好的人都可能控制不住。因此，破口大罵、砸鼠標鍵盤、彼此對噴等等情形，在網吧隨處可見。負面情緒進而帶來的是一種痛苦。

我被“隔離”了！

從屬靈的角度看，玩網遊談不上是罪。但就我個人而言，首先，玩網遊使我與兄弟姐妹有了一層隔閡。自從開始玩網遊，在教會和寢室，我戴的是兩副截然不同的面具（兄弟姐妹也都感受到了這一點）。

理性上，我知道玩網遊不好，但不敢和兄弟姐妹分享，怕他們知道後，會讓他們跌倒。所以，每次與他們見面，我都害怕大家問“今天幹了些啥”之類的話；有時面對大家的追問，我只好選擇隱瞞。長此以往，大家都覺得我整個人看起來怪怪的。

不僅與兄弟姐妹有隔閡，玩網遊後，我也感覺與上帝有了隔離。每次禱告時，我都會想到我玩網遊的情景，禱告也變得很軟弱；我也想逃避服事，因為我真的不願帶“罪”服事。

一個巨大的“坑”

遊戲是個巨大的“坑”。在這一“行”，玩

家不玩了都叫“脫坑”，建號都叫“開坑”，可見人們都知道玩遊戲是個苦“坑”，卻沒有力量脫離它。

事實上，玩網絡遊戲占據了我大量的時間，而時間是上帝賜予的，本來我可以利用這些時間做許多有益的事。

作為在校生，我的學業很繁忙。通常只能熬夜玩遊戲，我以前10點準時睡覺，現在卻經常12點才睡。僅僅一個月，我的身體素質已明顯下降。

但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上帝讓我們好好保護，而不應用來“放縱”。

終於“脫坑”了

感謝主，藉著弟兄姊妹們的禱告，使我離開了這個“坑”——我從網遊的轄制中脫離出來。

先前，我不願意他人知道我的生活，但我渴望大家的代禱和愛護。不過，在這個逃避和反省的過程中，我慢慢學會一件事：多為別人著想，發現別人不想說自己的事，就不會再強人所難。這讓我更能體會，所有人都是全然的罪人，即使別人犯了罪，我也能理解，不再苛責了。

在主的幫助下，在弟兄姊妹的激勵下，我有力量頂著各種壓力，堅持參加每一次聚會，是主耶穌幫助我下決心刪除電腦、手機上的遊戲。刪除遊戲就像刪除垃圾一樣，我感覺非常輕鬆。主也幫助我不再“眷戀”遊戲。刪除遊戲後，我越來越覺得網遊很無聊，終於再次重拾了對學習的樂趣。

重新回到主的懷抱中，我所有的羞恥感都不見了，在祂的愛中，感覺真好！

希望我的經歷，能幫助仍在遊戲中掙扎的你；又或者你對遊戲很有好奇心，正躍躍試試，希望可以打消你的好奇心——

記住，“開坑”容易“脫坑”難！

作者為90後。

那年， 我們一起走過的路

文·潔

信主這麼多年，我還是無法放下孩子般地撒賴，問天父：“為什麼？”，“為什麼這麼愛主，事奉主的人會遇到這樣的事？”“為什麼這麼早要把她接去？”……

驚喜的旅行

去南庄純屬意外。本來要去宜蘭，想親自體驗傳統的手工藝術，再看看蔚藍的海景。但好友臨時起意，要帶我們去南庄看油桐花和螢火蟲。我從沒見過油桐花，不知花是如何璀璨，居然能讓南庄的桐花季如此出名。而螢火蟲是童年的記憶，想到能在山中找回回憶中那一閃一滅的美麗圖畫，我心中開始有了去南庄的期待。

好友多年不見，千山萬水的隔閡，在見面一瞬間就消逝得無影無蹤。車裡聊興正濃，許多景色飛馳而過。直到車子拐進了山林，在毫無預警下，那滿樹粉白的桐花，“嘩”地一股腦迎面撲來，驚喜一下撞進了胸懷，不知如何用語言描繪，只能“哇！哇！”驚嘆著。

那花真是大喇喇地，毫無畏懼地在綠林中怒放著。連成一片，完全沒有想像中的柔弱、羞澀。老友把車停下，告訴我們，下車看一地的白花鋪雪，才更是別有風味的景緻。於是我們下了車，在林中小徑漫步。

風吹落桐花，桐花在我們眼前、頭上、身後如雨般的撒落。我們彷彿行進在婚禮的殿堂，承受

著繽紛的祝福。我們追逐著落花，生怕那潔白落了地，沾了塵埃。接住了，就像孩子般大叫，沒接住，就忍不住一聲嘆息：美麗與永恆為何就不能共存呢？這花燦爛盛開後，終究要落為一地白雪，直到來年再綻放一樹芳華。

順著小路，彎進路邊窄徑。簡單的農舍，幾畦農田，幾個打水車，襯著滿籬笆的牽牛花——就像一幅畫，安安靜靜地陳列在我們眼前。我們嘈雜的心，靜了下來：鄉間的景色，原來可以這麼美麗、真切、充滿詩意。

“該多拍幾張照，回去向別人展示一下，讓別人羨慕死！”我們不懷好意地嘻笑著。啪啪啪地將身影與美景“狠狠”地裝進鏡頭裡……

好友提議說，到南庄怎能不嚐嚐客家菜？於是我們來到一家客家館吃晚餐。在餐館主人的推薦下，我們細細品嚐了農村的野菜、新鮮的竹筍、客家著名的小炒。這是一頓和大魚大肉迥然不同的晚餐——竹桌竹椅，溪水潺潺，昏黃的燈光下，我們聊著彼此事奉中的酸甜苦辣。沒有翻江倒海的情緒，卻滿了許多磨練後的感恩。

晚餐後，趨車到滿是螢火蟲的山間。乍看到車外一片忽閃忽滅的小燈盞時，我忍不住發出一串歡

呼：“螢火蟲，螢火蟲耶！”

迫不及待從車上跳下來。我小心翼翼地，伸手想捧住那每一盞盞閃爍的小燈盞。這些小精靈真是太美了！我稟住呼吸，生怕嚇走了它們的輕盈款擺。忽地，雨從四面八方輕灑下來。剎那間，螢火蟲彷彿穿上了白紗，舞得更朦朧，更神秘了。

“這樣的天氣，是螢火蟲出來最多的時候。”老友說，於是我們兜著細雨，忘形地，追逐躍上飛下的精靈。

美好的歡聚

下山回程的路上，老友打電話約了另一對多年不見的友人相見。只聽到電話那頭友人興奮地叫著——30年沒見了，誰還能找得到理性的言語，表達心中的驚喜呢？

見了面，環肩一抱。一連串的問題，就像鞭炮似的，劈哩啪啦一個接一個。太多的變化，如同許多的線頭，需要重新連起。家庭、孩子、工作、事奉……我們驚訝地發現，這些年，兩位好姊妹居然都在致力於同性戀的議題。

為反對教課書中錯誤的內容，她們走遍全台：她們到各個學校演講，接受電視訪談，利用各樣機會，教導學生正確的婚姻觀，性別觀。然而，她們的勞碌，換來的卻是排山倒海的攻擊、壓力，甚至威脅。

“我們是為真理打仗，所以即使有生命危險，我們也不怕。只要有一絲一毫的力量，我們都會為挽救下一代而擺上。”她們說這話時，臉上洋溢著勇敢的光彩。

我看著眼前這兩個纖細瘦弱的女子，突然覺得她們好像高大無比的巨人。她們活得那樣昂首闊步，那樣理直氣壯。多年未見的聚首，她們讓我體會甚麼是“長大成人”，甚麼是“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但，我絕對沒有想到，這樣美好的歡聚，這樣

美麗旅程，竟成了人生的絕響，成了回憶中最深沉的懷念。

意外的休止符

乍聽到一起踏青的好友，得了四期癌症的消息時，我完全無法置信！怎麼可能？怎麼會？她還那麼年輕，她看起來那麼健康，她的日曆上還有滿檔的行程，她還興致勃勃，要為上帝打更多美好的仗……

而當年共看的油桐花，彷彿還飄在身上；那夜一同品嘗的客家菜，彷彿還留在嘴裡；雨中捕捉的螢火蟲，彷彿還握在掌心中；那夜口沫橫飛談的理想，彷彿還等著我們去完成……怎麼，她的人生，忽然就唱到了休止符？這一切，是不是太殘忍了？

記得我曾告訴她，會把這次難忘的旅遊和珍貴的相聚，寫成文章，投在她負責的刊物上。她還興奮地叮囑：“記得，一定要寫喔！”

我尚未完稿，她卻搶先對我的懶惰給了警告。她不要看了，她也不能看了，想到這一切，我就悔恨莫及，心如刀割。

後來傳來消息，她動了手術，接受化療。我先生利用回台的機會，去探望她，還拍了照寄回來。照片中的她，十分瘦弱，卻依然美麗。她的臉上綻放著燦爛溫柔的笑容。她安慰每一位到訪的訪客，她那預備好與主相聚的喜樂和盼望，讓人稀奇，甚至嫉妒。

她終究還是去了。接到消息的那天，即使隔了千山萬水，即使心理早有準備，我還是無法接受。看著她過世前發給大家的代禱信，我的淚止不住在心底奔流。接到她先生在她過世不久後發出的簡短送別心聲，更是心痛到一臉模糊。信主這麼多年，我還是無法放下孩子般地撒賴，問天父：“為什麼？”“為什麼這麼愛主事奉主的人會遇到這樣的事？”“為什麼這麼早要把她接去？”……

美好的果子

令我想不到的是，在她最痛苦的生病期間，她居然還完成了一本寫給高中生以及大學生的愛情書（《神啊！說好的那個人呢？》）。她盼望藉著這本書，能幫助年輕人建構起合上帝心意的愛情觀。在這本書的一篇文章中，她寫道“從得知病情以來，我心中沒有一絲恐懼，擔憂。心中始終及時湧現聖經的話語和詩歌，眾人的代禱，關懷，形成綿密的愛網，讓我經歷說不完的恩典……”

她改了詩人痲弦的詩說：

“而既被目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的，雖不再繁花燦燦，溪水旁的樹依舊按時結果。”

在人生最後的旅程，她仍舊保持風格，走得又優雅，又有價值。就像滿樹燦爛的油桐花，盛開出全部精華後，就甘於無悔地飄落；又像輕盈的螢火蟲，閃出最亮的光彩後，留給人無限的思念。在她生命最後的階段，她也是拚命奮戰，留下美好的果子，讓人一生懷念。

那年我們一起走過的山林小徑，成為了我和她最後的記憶。那間小店裡的高談闊論，也成了我們心靈最後的迴響。她的離開，雖在意料之外，但我卻仍然感謝，因為在人生的一段旅程裡，我們曾一起放下忙碌，一起開心駐足，一起享受山光美景，一起走過意外的驚嘆欣喜……

當有天，我們在最美的黃金城碧玉街相聚時，我會再問她：“要不要多拍幾張照，向別人展示一下，讓別人羨慕死？”

懷念有了盼望，就不再深沉難熬。◀

作者現居美國北加州。

編註：本文乃是記念前台灣校園福音團契朱惠慈傳道。文章刊頭的照片，左為作者，右為朱惠慈傳道。



請給我 三天的曠野

——讀《使徒行傳》9章

文·雪川

不敢對你多要，我的主啊！
就請給我三天的曠野，
用你的目光，罩住我。
我要用三天去死一回，
死得赤裸，死到害羞的地步。
因為，我每天莊嚴地坐在深淵的邊緣，
西裝革履，高談闊論，
其實，我身後是熊熊燃燒的火湖。

求你像治癒那個罪魁一樣，
也給我重重的一擊吧！
讓我從椅子上跌落，
在我所有的親朋面前，
羞愧地在塵土中閉目。
那時，我才會順服地呼喚你，
是你嗎？我的主！

求你，用十字架牽我走進你的曠野，
遠離火山口般的熾熱。
讓我坦然卸去所有的行頭和重負，
還隱瞞什麼？脫吧！
主，請用你的無影燈，
照出我每一寸醜陋、骯髒的肌膚。
用你的成像系統，
審視我肌膚下隱藏的病患——
有些，已經蝕心入骨。
再給我三天的空腹（如同掃羅）
讓我瀉盡汗穢和苦毒。

然後，讓我感到饑餓吧，
讓你的話語成為我唯一的食物。
你說，我當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那就請你自己，進入我的生命，
用你的元素，置換我的元素，
用你的氣息，更換我的氣息。

三天的黑暗，
讓我看不到眼目的貪戀。
三天的黑暗，
讓我的心進入你的帳幕。
給我仰起臉的權利吧，
我的心，專心仰望你的救贖。

這三天，是你剪枝的時候。
剪吧，我的主！
剪盡被嫁接的野葡萄枝，
再把我栽到你的溪邊，
好讓我的心長出新鮮嫩白的根鬚。
在黑暗的泥土中，
向你的活水伸出我漸漸復蘇的渴慕。

那時，你再揭去我眼中的鱗片，
讓我看見你創造的光明。
哦，主啊！
原來你給我的曠野是在你的殿中啊！
你的殿如此長闊高深。
這樣的曠野，我願一生永住！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
在美國中部從事生物醫學研究。

雜誌索閱/奉獻單 Magazine Request / Donation Contribution Form

先生Mr. 女士Ms. 中文姓名 _____

英文姓名 _____

(Last Name) (M) (First Name)

地址Mailing Address : _____

(City) (State) (Zip code) (Country)

電話Tel : _____ 電子郵址Email : _____

若以上是新地址，請附舊地址于下： _____

※我願索閱 (新訂戶 續訂戶)

《OC海外校園》季刊 紙刊份數 _____

《OC舉目》季刊 紙刊份數 _____

《OC橄欖家書》每月電郵發送

《OC橄欖家書》包括《OC電刊》、《OC海外校園》電子版、《OC舉目》電子版雜誌屬非賣品，所需經費（人事、行政、編輯、印刷、寄發）主要來自基督徒的奉獻。《OC海外校園》全彩精華紙版雜誌一年4期，每期68頁；《OC舉目》紙版雜誌一年4期，每期60頁。每份雜誌全年成本：美國30美元，其他國家40美元。歡迎您按索取雜誌的份數並心中的感動奉獻，也請為寄往中國或歐洲的雜誌和OC的各項事工奉獻。

※我願為下列事工奉獻

經常費 \$ _____ 福音事工 \$ _____

造就事工 \$ _____ 網絡教學事工 \$ _____

其它事工 (_____) \$ _____

同工生活費 (為 _____) \$ _____

OCM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allocate funds to where the ministries are most needed.

※奉獻方式 (美國地區可獲免稅收據)

網上奉獻 oc.org/donation

美金支票 (抬頭請寫OCM) 其它貨幣支票請聯絡各國代理處

電匯或其它方式：請聯絡 order@oc.org

信用卡 (Visa or MasterCard only)

卡號Card Number : _____

持卡人Card Holder : _____

到期日Expiration Date : ____/____(Month/Year)

簽名Signature : _____

信用卡地址Billing Address : _____

電話Tel : _____ 金額Amount : US\$ _____

一次性 按月 按季 按年; 從 ____年__月起, 至 ____年__月止

國際 Overseas Campus (聯絡人：張申華姊妹 Mrs. Shen Hua Zhang)

郵件地址：Fischstr. 9, 96047 Bamberg, Germany

電話：0049-951-3028052 電郵：order.campus@yahoo.com

奉獻賬號：戶主：Overseas Campus 銀行：Commerzbank Bamberg

地址：Fischstr. 9, 96047 Bamberg, Germany

賬號：1246222；銀行代號：77040080

IBAN：DE 75 7704 0080 0124 6222 00 SWIFT：COBADEFF770

英國 COCM—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地址：2 Padstow Avenue, Fishermead, Milton Keynes, MK6 2ES U.K.

電話：01908-234100 電郵：cocm@cocm.org.uk

奉獻：支票請寄上述地址 (支票抬頭：COCM, 注明：海外校園)

紐西蘭代理處 Overseas Campus New Zealand

P. O. Box 26249, Epsom, Auckland 1344, New Zealand 电话：(649)-525-1752

澳洲代理處 OCCCM Hua En Tang Western Church

墨爾本海外華人基督教會西區華恩堂 Attn: Jean Zhang

P. O. Box 6375 West Footscray Victoria 3012 Australia 电话：(61) 422-383-798

亞洲代理處 Evangelical Ministry Services(HK) LTD

福音事工服務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道324號潤民商業中心13樓B室

電話：852-2886-5773 傳真：852-2886-5767 電郵：EMS.Limited@gmail.com

2017《舉目》主題：品格

BH81 溫柔

溫柔是女性的專屬特質嗎？聖經如何定義溫柔？為何溫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請分享一些關於溫柔的見證。

截稿日期：已截稿

BH82 喜樂

為什麼喜樂是屬靈生命成長的標記？喜樂如何在苦難、壓力中，與其他感受並存？喜樂是否也是一種幸福？你看過、經驗過喜樂的故事嗎？

截稿日期：已截稿

BH83 勇敢

基督徒品德中的勇敢通常表現在哪些方面？這和一般人所說的“英勇”“神勇”有什麼不同？誠實和勇敢之間的張力（比如：憑愛心說誠實話，特別是對上司或長輩；或者面對不公義的事）有哪些？我們無法如心所願地勇敢，原因是什麼？說說你的看法和故事。

截稿日期：已截稿

BH84 憐憫

什麼是基督徒品德中的憐憫？這和同理心（共情）有什麼不同？不能生發憐憫之心的原因是什麼？如何培養憐憫的品格？若能給予的無法滿足需要的，該如何從憐憫的角度處理其中的張力？你會因為憐憫人或接受憐憫，而學到什麼功課嗎？

截稿日期：2017年6月30日

[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電話：(310) 328-8200

電郵：order@oc.org

投稿：editorial@oc.org

機構網址：oc.org

《OC海外校園》雜誌：ocfuyin.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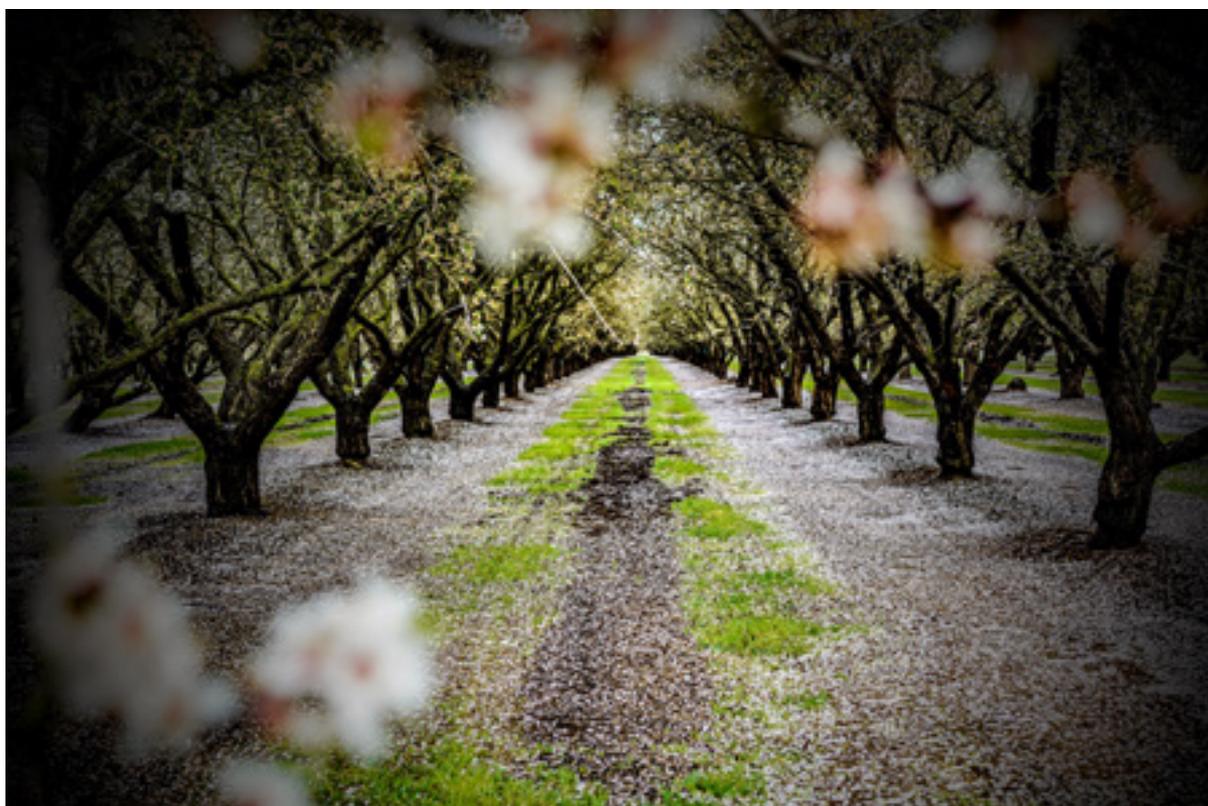
《OC舉目》：雜誌：behold.oc.org

國內請打電話950-4041-4136

(國內直撥，無國際話費，留言必覆)

國內電郵：order@OCHWXY.org

投稿：editorial@OCHWXY.org



攝影 · Shannon

“受造者的幸福在於，在神裡面歡喜快樂，
而神也因此得著高舉與尊榮。”

——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

“這世上沒有一根草、一個顏色，不是為了
讓我們喜樂而造。”

——加爾文 (John Calvin)

跟隨基督

——以上帝為中心的世界觀，
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 1 脫離人本、進化、自我的世界觀，
認識「萬有是本於祂、依靠祂、歸於祂」。
- 2 脫離「以價定值」的價值觀，
建立「愛神所愛、惡神所惡」的判斷標準。
- 3 脫離世俗、虛華的生活方式，
追求真實、豐盛的生命。

舉目

BEHOLD

【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Tel : (310) 328-8200 Fax : 328-8207 Email : info@oc.org

(【海外校園機構】 網址 : www.oc.org)

Websites : Behold.oc.org

www.facebook.com/behold.oc.org

<http://blog.sina.com.cn/beholdmag>



《舉目》臉書



《舉目》官網



“OC舉目” 微信
FollowChrist



《舉目》新浪博客

訂戶變更地址，請立即通知本刊。